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四十三

明 章潢 撰

天下各鎮各邊總叙

大生者天地之德好生者帝王之心觀春夏時萬物區萌孕育長養條達生意芸芸洵可覩也及霜雪沍凍物各歸根復命于秋冬謂非化工之生生不息哉知天地則知帝王矣是故自昔皇王本其好生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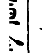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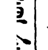
視萬國一體四海一家浩浩乎統中夏外夷悉徧覆包涵之無外也然於中國黎庶制田里立學校正德厚生如保赤子其仁愛之也至矣乃於各鎮各邊則必宿重兵固垣堡以峻内外出入之防以嚴控馭征伐之法豈驅逐外視之哉凡臣服賔貢莫不禮遇優容寇則撻伐之不爽順則防禦之必周使彼畏威懷惠正所以一視同仁各安其所也是不特北狛南倭山岡嘯聚各立總府都司以為之鎮壓或中原稍有

險隘可虞即設衛所以潛消其不軌之謀聲靈赫濯
孰非鼓天地肅殺之義以成其生息之仁哉當事者
若徒以荒外獷悍視之或喜功生事黷武開釁蓋亦
不知朝廷建置之初意云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合蘭州
會寧
朝鮮
蔘吉
開元
鴨綠江
瀋陽
遼陽鎮
廣寧
三岔河
金源
興中
大定
喜峯
山海關
遵化
舊大寧
舊開平
獨石
古北口
黃花
居庸
京師
薊州
興和
宣府
易州
保定
真定
咸寧
集寧
天成衛
陽和府
大同
紫荊關
倒馬關
井陘
五台
雁門關
山東
青州礦徒
濟寧河道
漕運督府
河南都司
徐邳鹽徒
淮安漕府
通大鹽徒
嵩縣毛
揚州督府
蘇松備倭
上江防
下江防
南京
湖廣都司
寧台海倭
杭州總府
江西都司
福州督府
建寧行都司
大帽山賊
贛州督府
南安峯人
興寧海倭
漳泉海倭
潮惠海倭
廣東都司

沙漠
左衛
右衛
朔州
偏頭關
寧武關
河套
葫蘆
綏德
榆林鎮
岢嵐
山西都司
黃河
延安
盧氏
定邊營
花馬池總府
陝西都司
鄖陽督府
寧夏鎮
中衛
賀蘭
靖虜
固原
莊浪
古浪
蘭州
西固
階州
羌族
東西鄉流民
歸州諸蠻
鎮番
永昌
山丹
甘州
高臺
鎮夷
西寧
西番
青海
肅州鎮
嘉峪關
松番
小河
西番
疊溪
岷州
董卜韓胡宣慰司
威州
保縣
雜谷安撫司
雅州
黎州
施南諸蠻
麻陽惡苗
沅州總府
廣西都司
道州諸猺
各山猺獞
梧州都府
斷藤峽賊
府江猺賊
柳慶
陽田
狼賊
賓州
八寨
貴州東西諸苗
貴州都司
緬甸
羅
東昌行都司
雲南都司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春秋大一統故設險守國俾内奉治而外威嚴聖帝明王率由此道我高皇帝克定前元統一寰宇經邦畫野設官分職居中制外小大相維奚啻衆星拱北辰哉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建立四鎮後於薊州甘肅寧夏分布三鎮列聖相承又以山西巡撫統三關陝西巡撫統固原共為九邊然又合薊遼合宣大合寧固莊肅為三大總督沿邊屯聚兵馬脩築墻堡

設立烽堠所以防北邊者亦何備哉他如雲南兩廣南贑鄖陽各設督府兩直隸十三省各設都司萬全東昌等處各設行都司或於各郡邑險隘所在各設衛所并設兵備以統轄之要皆因其地方要害輕重故屯兵多寡以抗其吭而撫其背耳若夫沿海自瓊州以達遼東又各設衛所以扼其島嶼所以備南倭也近於浙直亦建督府以總海防惟淮揚總府雖專司河漕而歲集運軍數萬亦以豫為臨清江淮之防

焉此其建置扼險據要棊布星列如臂指相使枝幹相承可謂極周密矣然自大寧失而薊州宣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如此而深為萬全之謀也得乎哉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惟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衡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為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為一總是亦一策矧漕山東可以實遼萬一咽

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此杞人之憂或有不可忽者噫各邊鎮宿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當無警時倣趙充國興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九邊圖叙

國家克定前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

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都司洪武初設者屯重兵鎮之其地遠出山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

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套寇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失陷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内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患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

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為韋達所領各堡地方今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病者守之敵寇縱擄無復能為耕牧者矣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夫精壯既畢集于鎮城矣又每假按伏為辭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為務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力賞不明而激勸每爽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設將領以總其權分遊擊以備調發重總以司機宜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

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自為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閒而疲病乘鄣不為不可勝之算而勤于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不遑而況驅之使戰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分部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閒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紀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堡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虞過而掠之驅而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謫戍遣而刑辱之苦尚慘然人見以此逮罪也則舉墩堡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為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調

其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責功有法其他條格甚備矣而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盻盻焉無所控訴陞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萬一獲紀錄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索需日益不足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賞而失刑矣是故文法不密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邊事安得而不廢乎

地方屢失糧餉屢乏之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儆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為也其治蠻倭之道則在率土著良

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鄙晏然矣

以上論按伏乃今日之弊耳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算不為不是但今邊將

多不知兵所為俱被賊誘而覆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虚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屯斬彼敢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返得以設伏誘我縱我

不為所誘彼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即堡塞之内盡為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接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則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砲而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

卒無所攻而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隕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為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偵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為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為邊防樊政故不得不痛草者况帝王之道以全

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九邊總督分地駐兵

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山西鎮巡控偏頭三關陜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邊而總督之設則巡撫以下皆禀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陜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蓋黄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

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寧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中東路往來于宣大近薊遼則專防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為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建帥屯兵城守特重覲之地勢可察也已是故明於天地之故而後防禦之策可

得而施也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諾延部落累肆侵噬漸不可長雖然舊地之復未易議也若黄花鎮擁護陵寢潮河川密邇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橋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形勢既殊經畫宜備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脩浮圖峪以嚴插箭嶺之防守不可已也

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脩築高山聚落亦增戍加舊矣若及其時申久廢之法補失額之糧草搶兌之馬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定平遠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脩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徙鎮榆林內地久安後敵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為敵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脩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運榆林可長

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爲敵衝近因前後大臣建議户曹設官撫臣駐兵亦既得地利矣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阨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亦常山蛇勢也甘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二千里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哈密藩籬陷於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畧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在彼則喪亡殆盡而在我則勞費

無資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塞之儲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為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和碩入掠遂為要衝隸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為巨鎮矣然山後之番踏氷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真知言哉夫天地之形勝略備於此矣然必明於防禦之策而後天地之

勢可得而用也

九邊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邊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我太祖皇帝迅掃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為所據額森和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

莫敢誰何彼氣日驕我氣日奪絶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没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葢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所幸其欲易饜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讐則懊悔無已以是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既連得利心益散鹽而濟農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内地虚實若一旦改慮不為刼畧之計則久敝之鎮豈能

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聖天子注意所在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廵撫將臣此第一議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廵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夫邊方廵撫責

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變通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内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効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人久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其固

志無因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焉則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獘若自今限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選六年之内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收之才何所用之必也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

行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失機僨事即從敗軍之法如先朝制縱得末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煩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

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隳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況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跅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

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縁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吠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閫茸之内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賛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

揮以上官而千戸不與將無隱情人心阻遏賢路鯫使得程工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少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没而報無事死者含寃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

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與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金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遂至於此若非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

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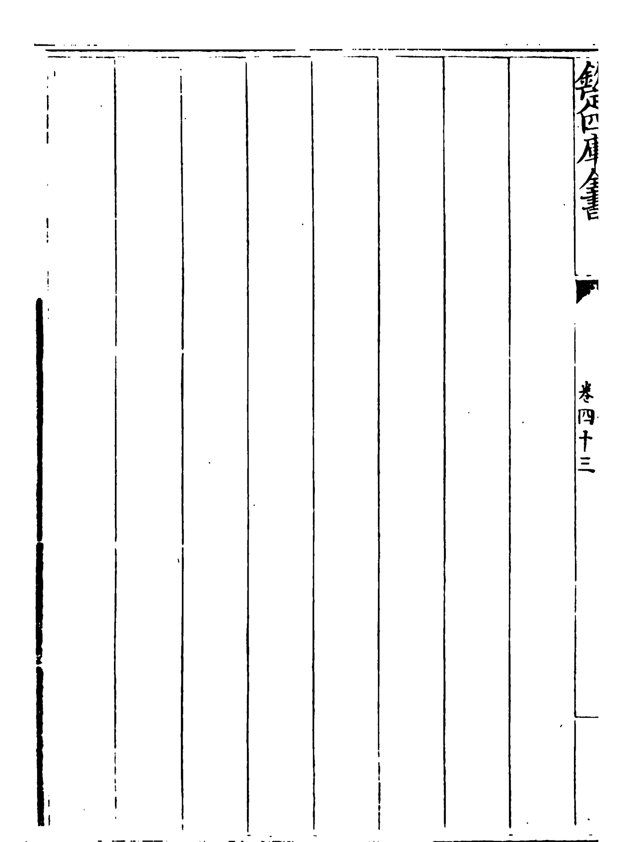
統論九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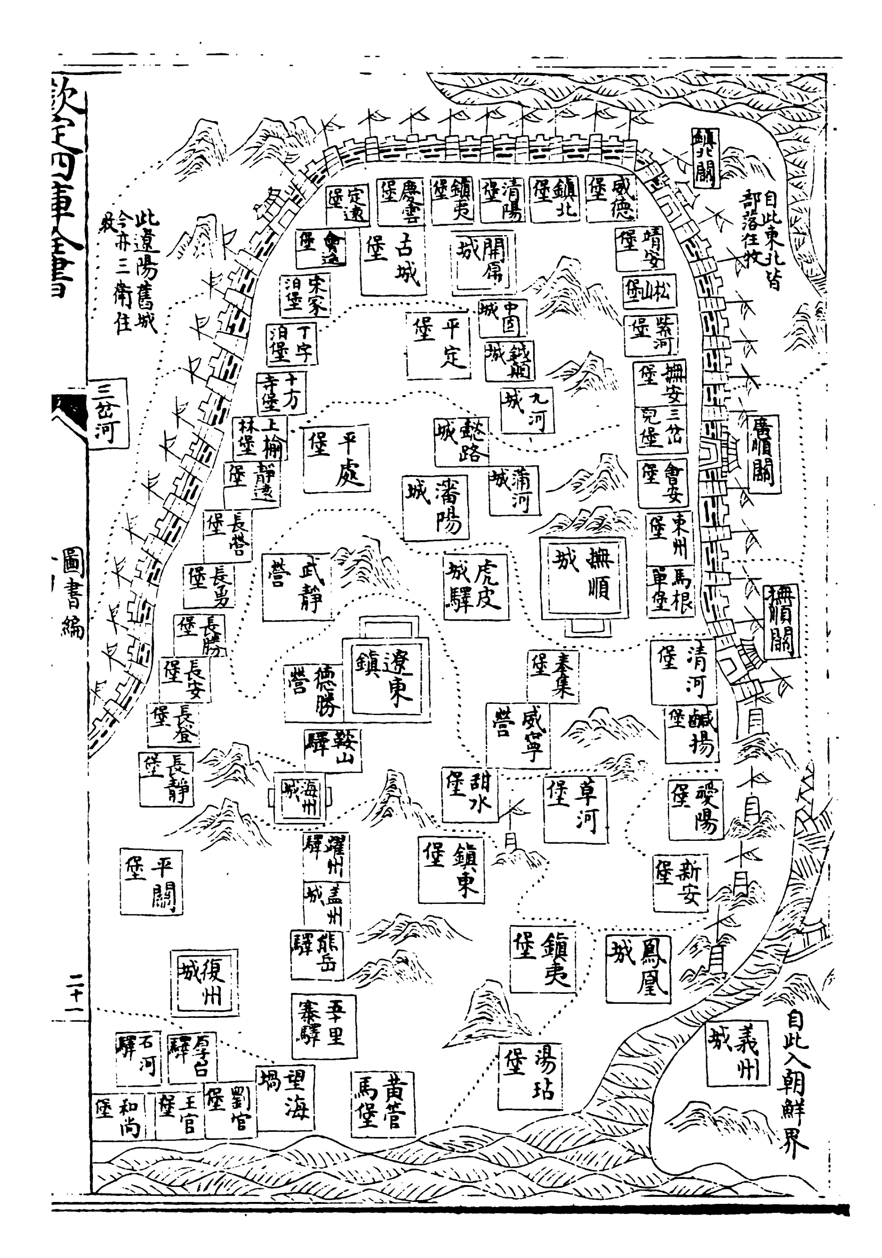
古今禦戎之策無過攻守二端守藉地形攻資兵力二者常相為重不可偏也我國家建都燕京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此九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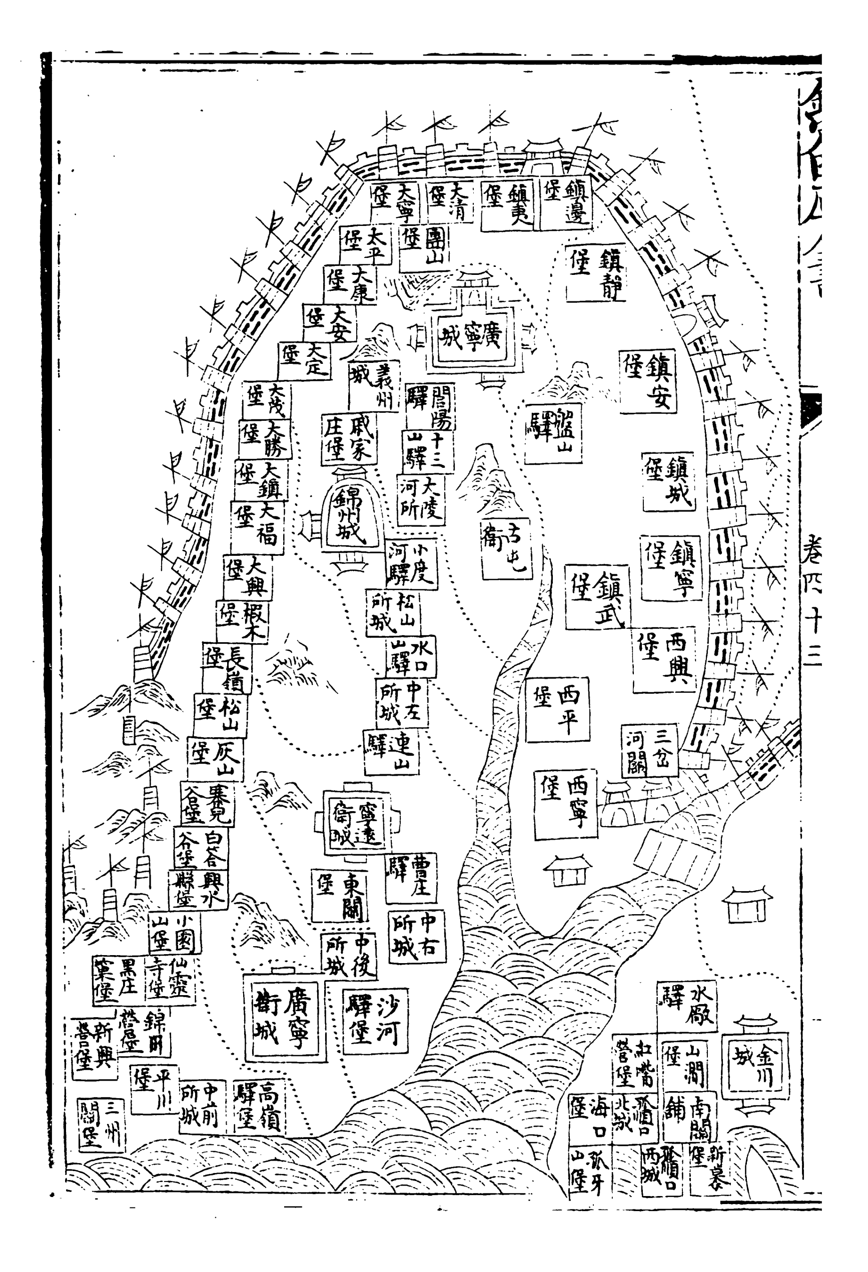
形勝大略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掎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不無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住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

大抵形勝日縮邊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自耗之術也設擺兵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諉是自弱之道也募南兵暫為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為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阸塞之觀可矣還當繕城堡為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修築罷于占役而取數于荷戈矣糧餉則尅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矣方今政治威嚴諸部效順外寧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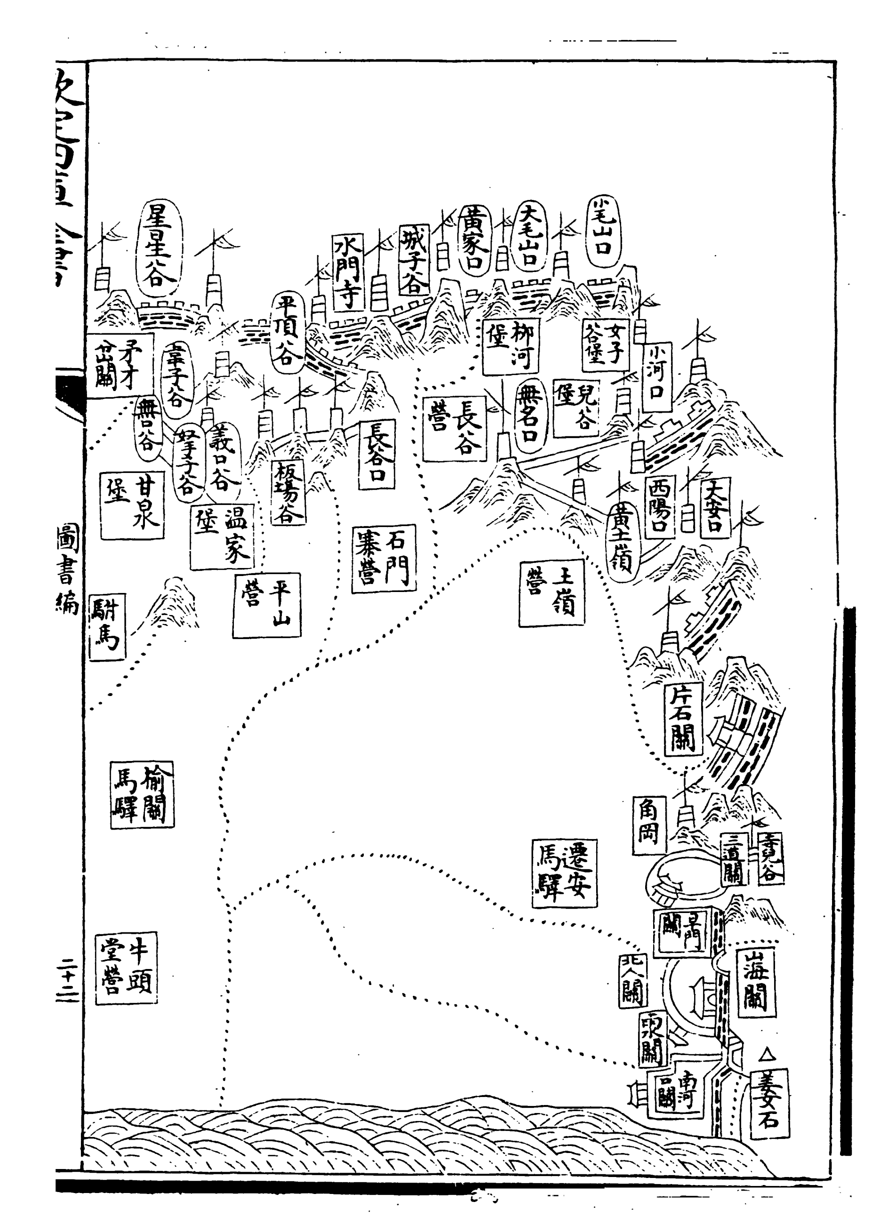
此一時矣但貢市利歸於彼而部落尚挾狼心馬價暗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嗜欲何厭板升聚毒處有潰決之虞土蠻垂涎處有糾合之舉未雨而懷桑土之謀既濟而謹衣袽之戒今日所宜亟講而善圖焉此春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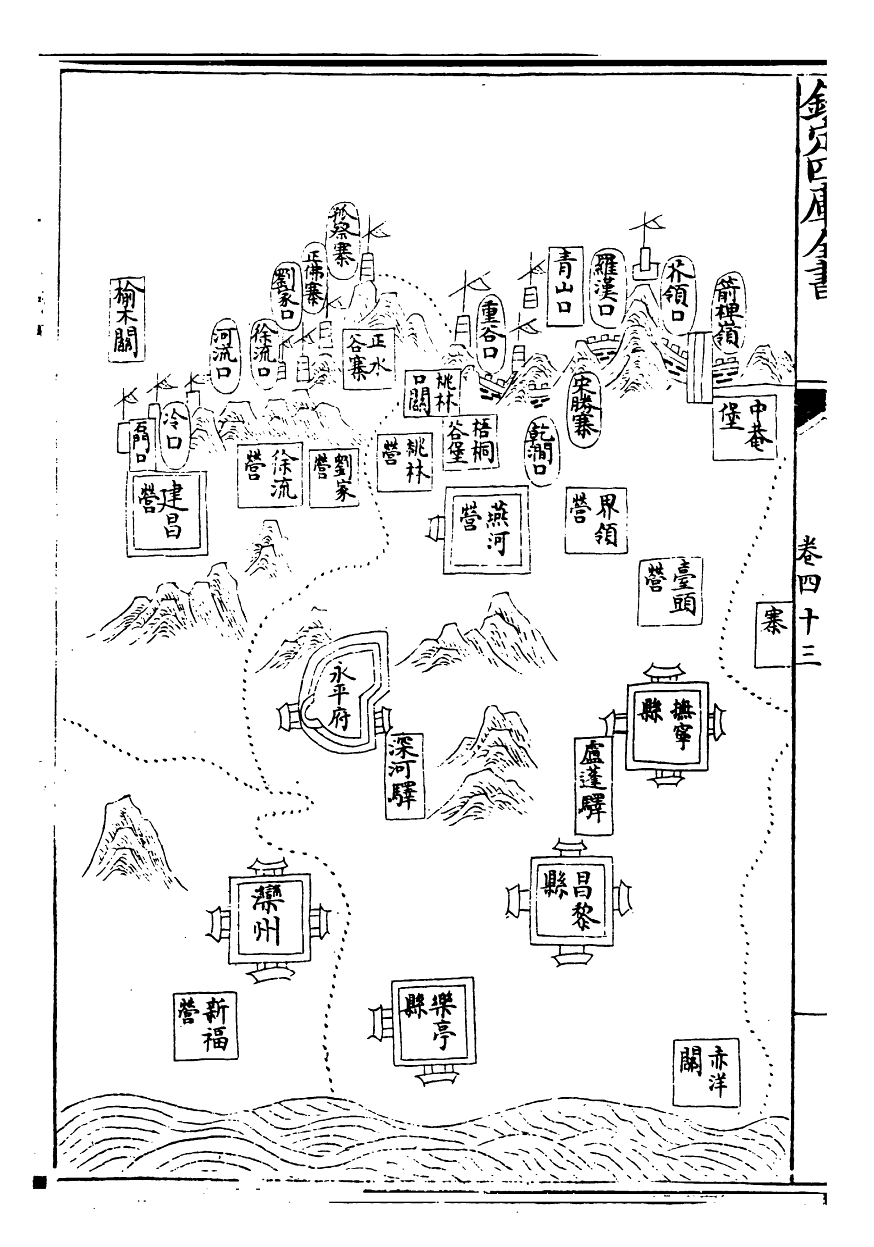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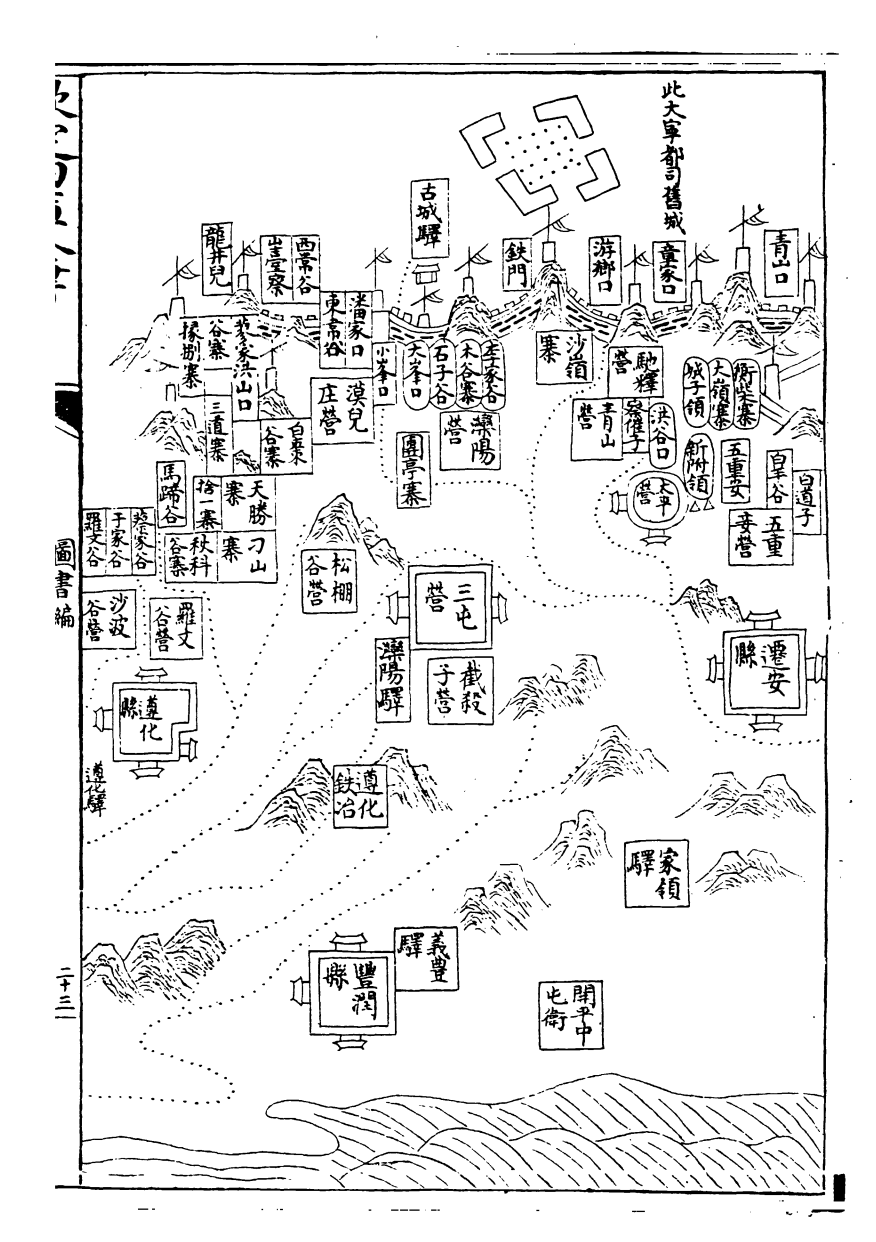

鎮北關
自此東北皆部落住牧
此遼陽舊城今并三衛住牧
三岔河
威德堡
鎮北堡
清陽堡
鎮夷堡
慶雲堡
定遠堡
會遠堡
古城堡
開原城
靖安堡
松山堡
宋家泊堡
中固城
平定堡
柴河堡
丁字泊堡
鐵嶺城
撫安堡
十方寺堡
三岔兒堡
九河城
懿路城
上榆林堡
平虜堡
廣順關
蒲河城
會安堡
靜遠堡
瀋陽城
東州堡
長營堡
撫順城
馬根單堡
長勇堡
武靖營
虎皮驛城
撫順關
長勝堡
遼東鎮
奉集堡
清河堡
長安堡
德勝營
威寧營
鹻場堡
鞍山驛
長靜堡
海州城
甜水堡
草河堡
靉陽堡
耀州驛
鎮東堡
平關堡
新安堡
蓋州城
熊岳驛
鎮夷堡
鳳凰城
復州城
五十里寨驛
義州城
自此入朝鮮界
石河驛
五台驛
湯站堡
望海堝
劉官堡
王官堡
和尚堡



鎮邊堡
鎮夷堡
大清堡
大寧堡
團山堡
大平堡
大康堡
大安堡
大定堡
鎮靜堡
廣寧城
義州城
閭陽驛
十三山驛
戚家庄堡
大茂堡
大勝堡
大鎮堡
大福堡
錦州城
大陵河所
小陵河驛
盤山驛
鎮安堡
鎮城堡
鎮寧堡
鎮武堡
西興堡
大興堡
椵木堡
松山所城
水口山驛
長嶺堡
松山堡
中左所城
西平堡
三岔河關
連山驛
灰山堡
寧遠衛城
西寧堡
曹庄驛
東關堡
中右所城
小團山堡
中後所城
仙靈寺堡
黑庄窠堡
廣寧衛城
沙河驛堡
新興營堡
平川堡
中前所城
高嶺驛堡
海口堡
新寨堡


星星谷
水門寺
城子谷
黄家口
大毛山口
小毛山口
平頂谷
柳河堡
女子谷堡
小河口
矛才峪關
箒子谷
無名谷
義口谷
好女子谷
長谷口
長谷營
無名口
兒谷堡
甘泉堡
溫家堡
板場谷
石門寨營
西陽口
大安口
黄土嶺
王嶺營
平山營
駙馬
片石關
榆關馬驛
角岡
遷安馬驛
三道關
寺兒谷
牛頭堂營
旱門關
北人關
山海關
南水關
南河口關
姜女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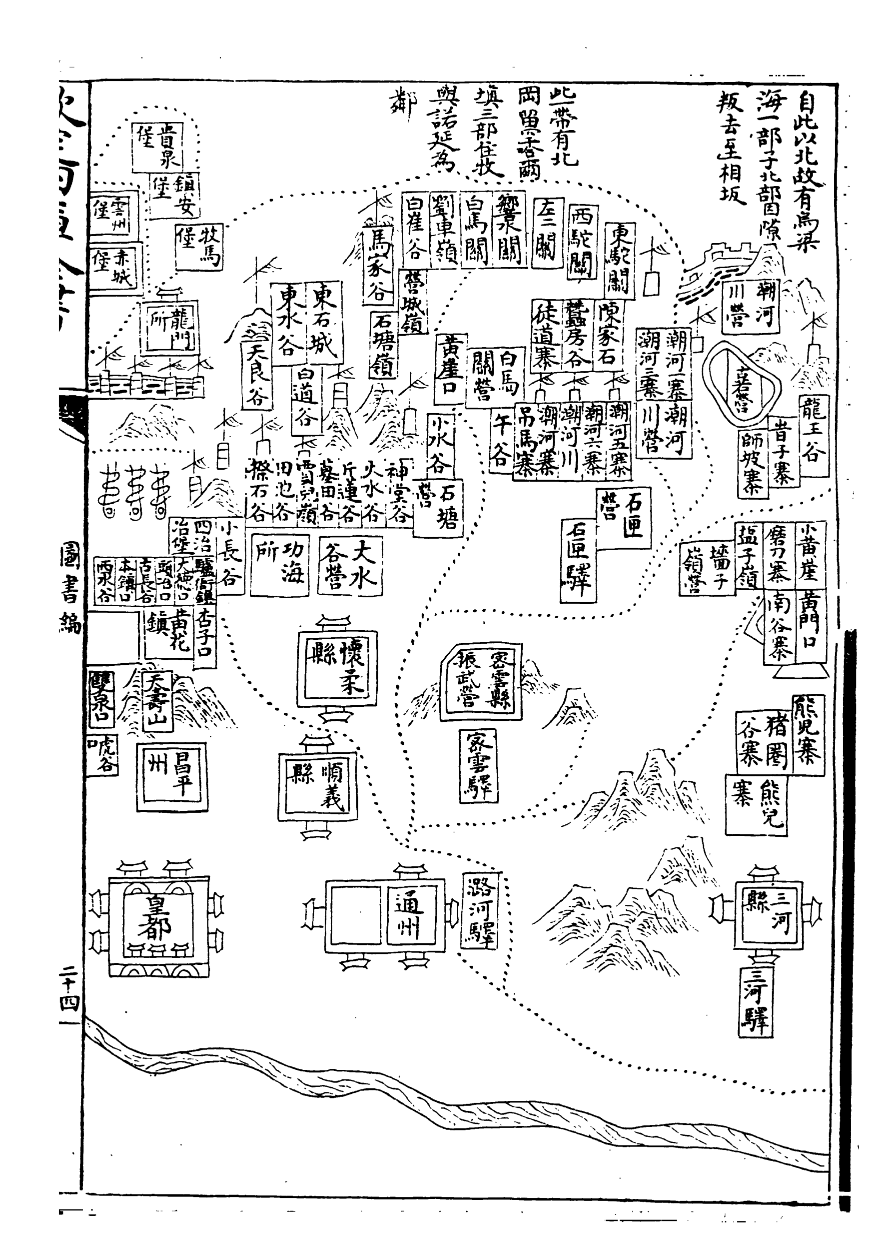

榆木關
冷口
石門口
建昌營
河流口
徐流口
劉家口
正佛寨
孤察寨
正水谷寨
桃林口關
徐流營
劉家營
桃林營
梧桐谷堡
青山口
重谷口
羅漢口
宋勝寨
乾澗口
界嶺營
燕河營
界嶺口
前梗嶺
中菴堡
臺頭營
寨
永平府
深河驛
撫寧縣
盧蓬驛
昌黎縣
灤州
新福營
樂亭縣
赤洋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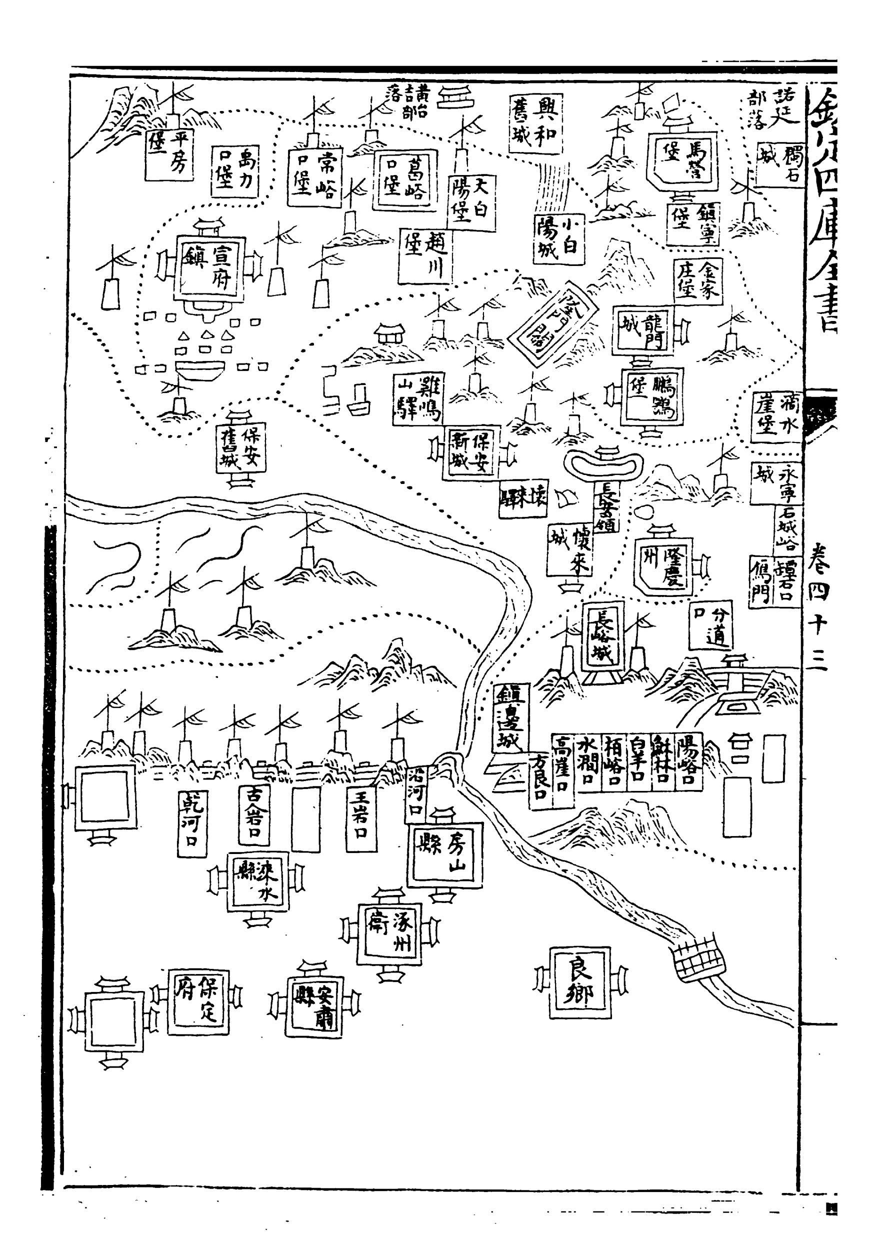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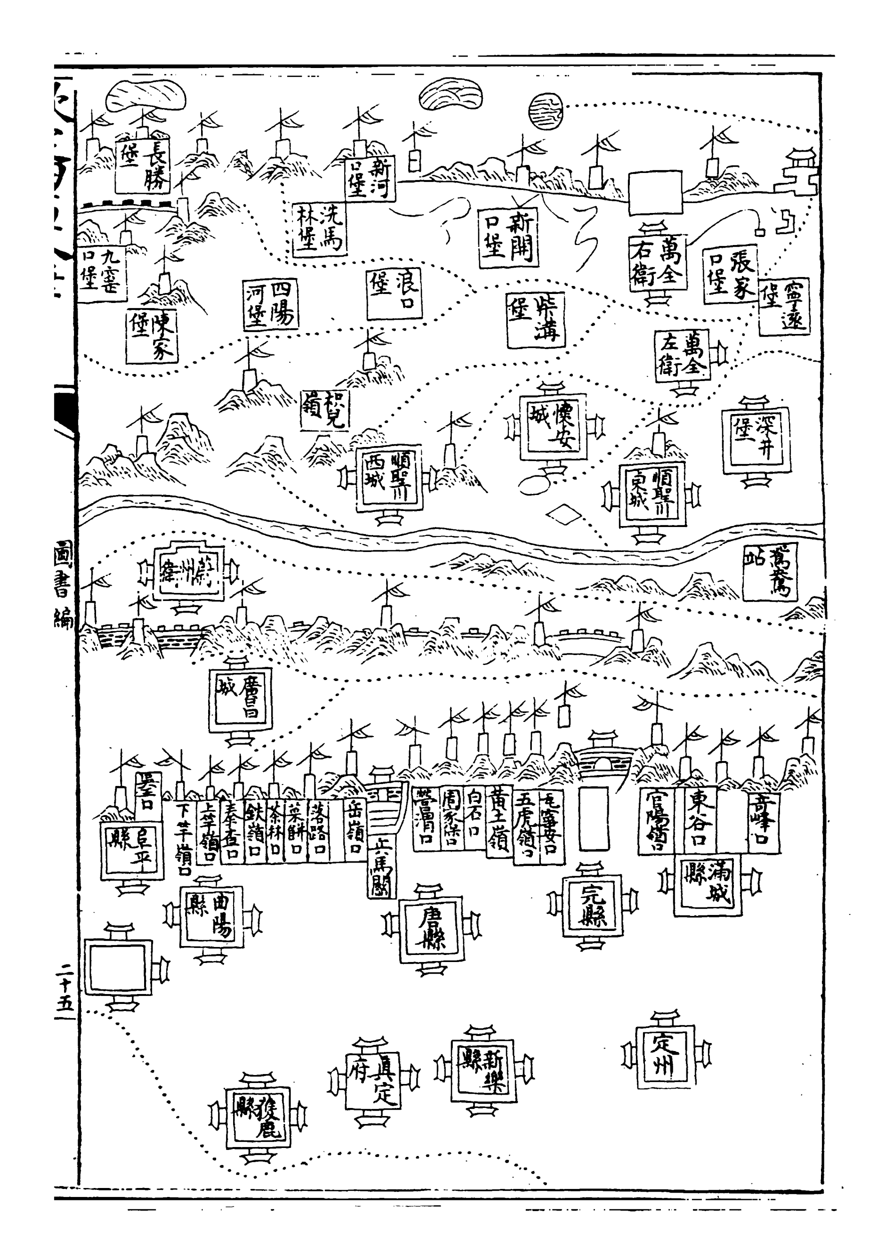
此大寧都司舊城
古城驛
龍井兒
西常谷
東常谷
小峯口
大峯口
石子谷
木谷寨
漢兒庄營
白眾谷寨
三道寨
洪山口
馬蹄谷
天勝寨
捨一寨
刁山寨
秋科谷寨
羅文谷
于家谷
沙坡谷營
羅文谷營
遵化縣
遵化驛
灤陽營
團亭寨
松棚谷營
三屯營
灤陽驛
截殺子營
遵化鉄冶
鉄門
游鄉口
童家口
青山口
沙嶺寨
駝糧營
青山營
洪谷口
太平營
城子嶺
大嶺寨
新附嶺
五重安
皐谷
白道子
五重安營
遷安縣
家嶺驛
義豐驛
豐潤縣
開平中屯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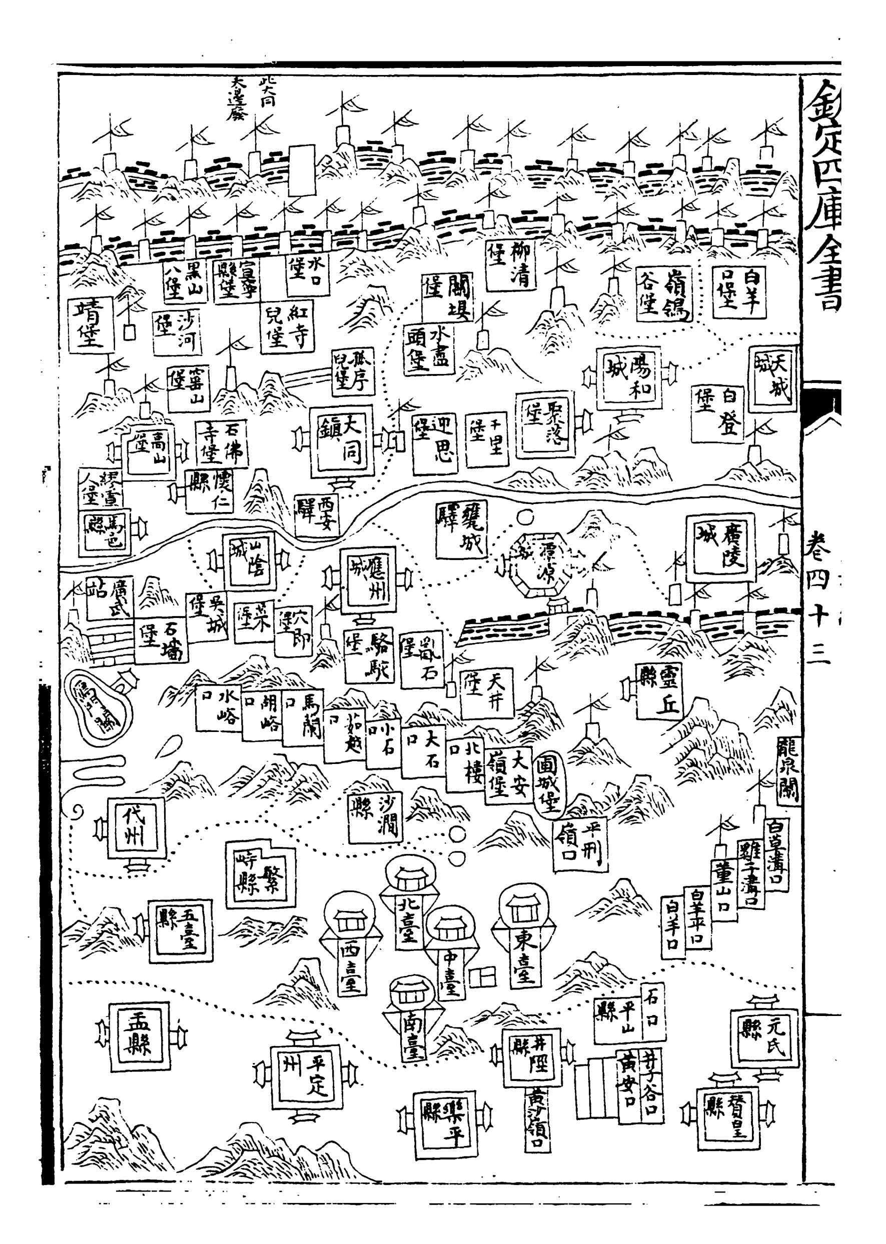
圖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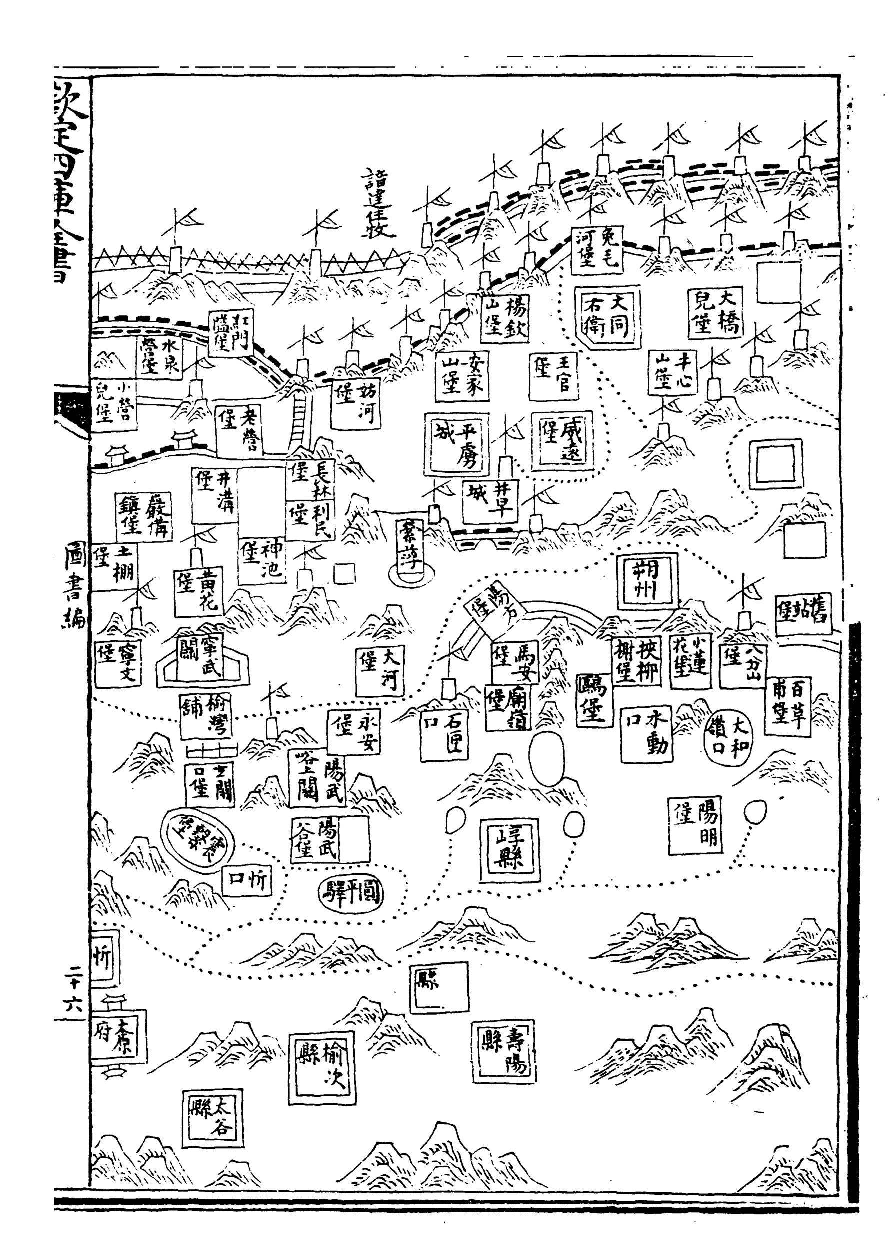
顛垛子
狗兒寨
五甲寨
桃光寨
沙嶺寨
鴨言山寨
鵓鴿寨
盧家寨
栢嶺寨
梧桐寨
師姑寨
天同谷
魚兒嶺
水谷寨
燒灰寨
齊頭寨
松頭寨
曹家營寨
倒班寨
魚谷寨
司馬營
將軍寨
大西谷
溜喬寨
惡谷寨
南谷寨
峯臺寨
大黃崖
石堂寨
姜兒寨
蘇家寨
大水寨
寬佃谷
尤洞谷
馬蘭谷
大安口
冷嘴頭
山口寨
沙波谷
巴寨谷
黃崖口
太平寨
青山嶺安寨
十平
番詠谷
古強谷
備營
鉄老
獨松谷寨
平嶺寨
琵琶寨
龍池谷寨
井兒谷
黃兒寨
北水谷
夾谷寨
青嶺寨
恥瞎谷寨
峯臺寨
船魚營
沙崖兒寨
石崖嶺寨
將軍石
黃崖口營
大平安寨
馬蘭谷營
楊泉寺
大安口營
南水谷
黃堂草營
將軍石營
黑水灣
黃松谷
峩眉山營
魚子山
石門驛
平谷縣
薊州鎮
漁陽驛
陽樊驛
玉田縣


自此以北故有烏梁海一部子北部因隙叛去至相坂
此一帶有北岡留兀哈爾填三部住牧與諾延為鄰
鎮安堡
雲州堡
牧馬堡
赤城堡
龍門所
馬家谷
白崖谷
劉車嶺
白馬關
左三關
西駝關
東駝關
東石城
東水谷
營城嶺
石塘嶺
天良谷
白道谷
黃崖口
白馬關營
陳家石
蠶房谷
徒道寨
潮河川營
潮河一寨
潮河三寨
潮河川營
龍王谷
午谷
潮河五寨
潮河六寨
潮河川
潮河寨
吊馬寨
小水谷
石塘營
神堂谷
火水谷
石匣營
石匣驛
小黃崖
磨刀寨
墻子嶺營
黃門口
南谷寨
小長谷
大水谷營
功海所
懷柔縣
杏子口
黃花鎮
天壽山
密雲縣
振武營
密雲驛
熊兒寨
豬圈谷寨
熊兒寨
順義縣
昌平州
皇都
通州
潞河驛
三河縣
三河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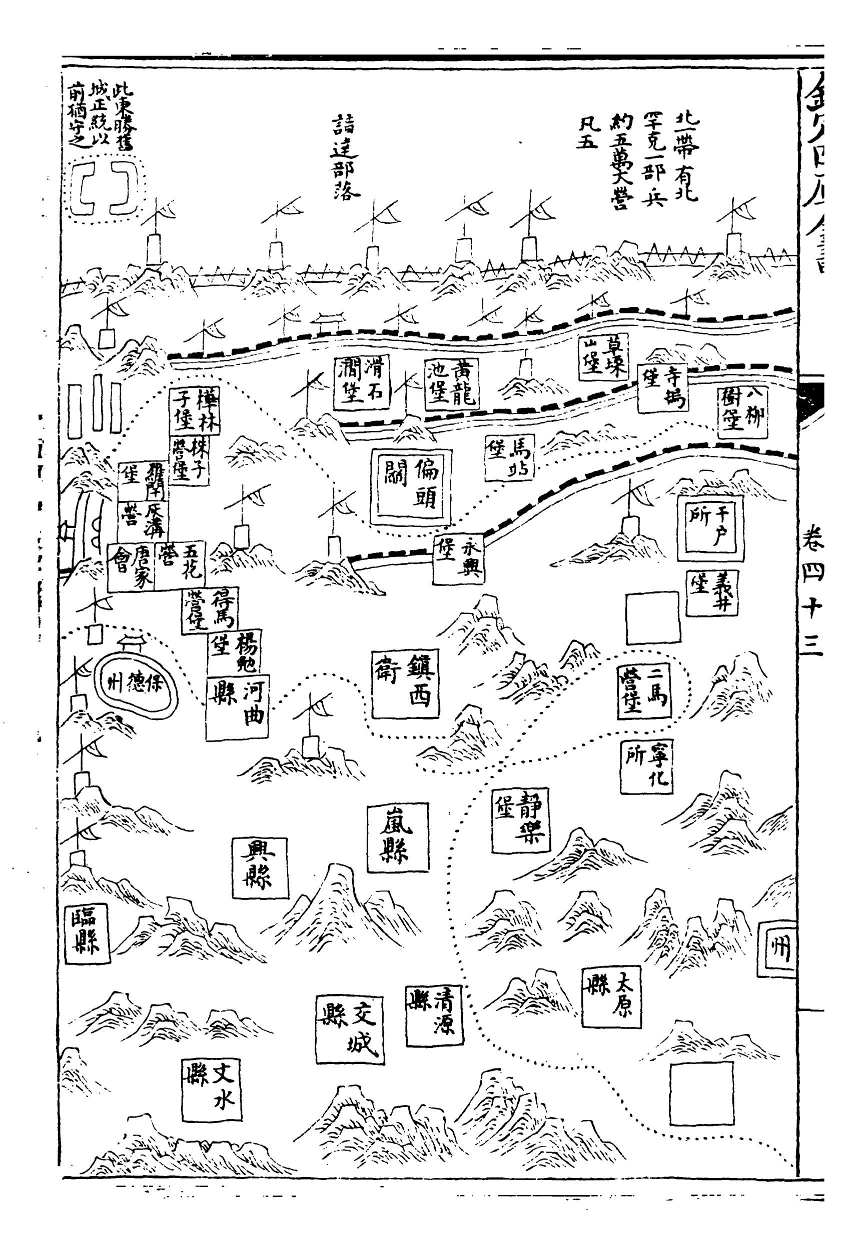

諸廷夭部落
獨石城
馬營堡
鎮寧堡
興和舊城
黃台吉部落
平房堡
島力口堡
常峪口堡
葛峪口堡
大白陽堡
小白陽城
趙川堡
宣府鎮
金家庄堡
龍門城
鵰鶚堡
雞鳴山驛
保安舊城
保安新城
滴水崖堡
永寧城
石城峪
鐔石口
傷門
懷來驛
長安嶺
懷來城
隆慶州
長峪城
分道口
鎮邊城
陽峪口
紛林口
白羊口
栢峪口
水澗口
高崖口
方良口
沿河口
王岸口
古岩口
乾河口
房山縣
淶水縣
涿州衛
良鄉
保定府
安肅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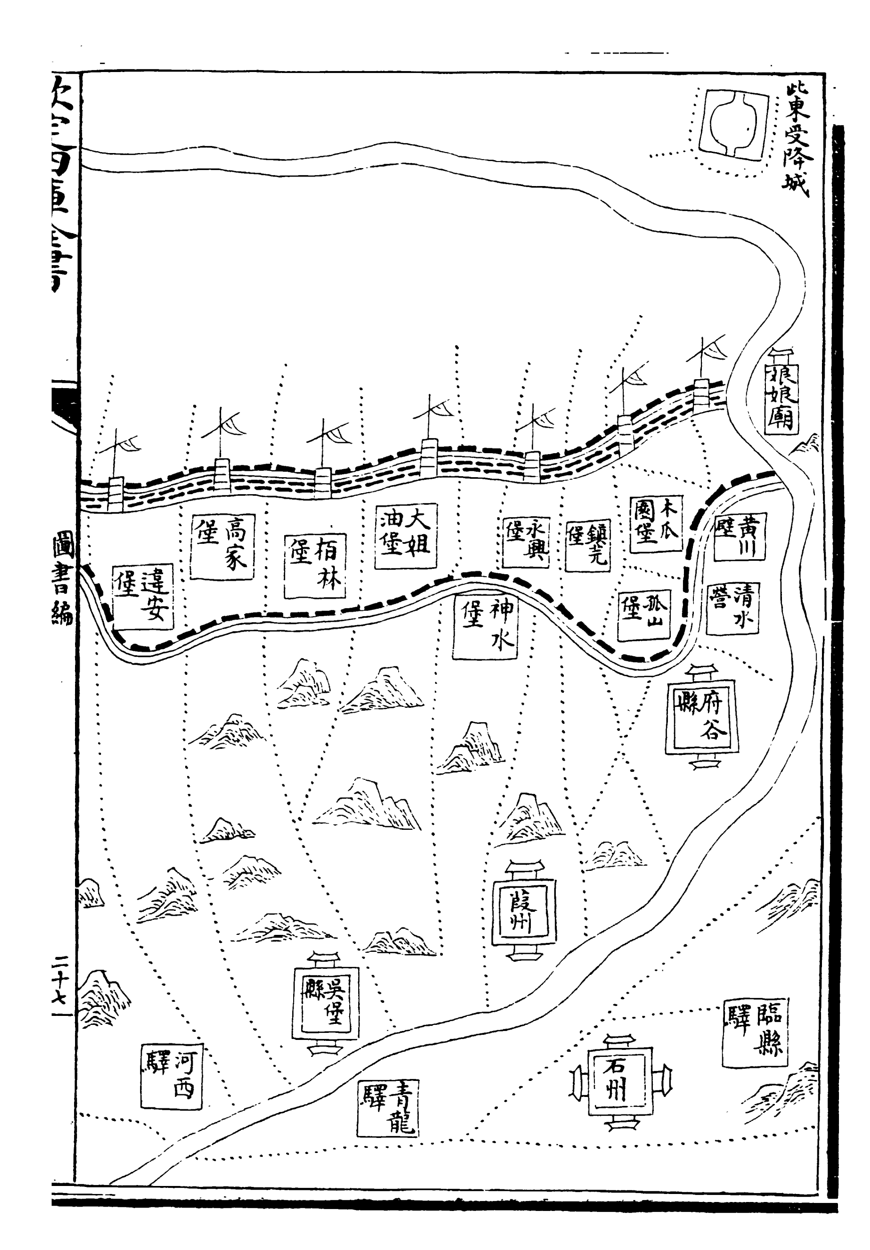

長勝堡
新河口堡
洗馬林堡
新開口堡
萬全右衛
張家口堡
寧遠堡
九塞口堡
浪口堡
四陽河堡
柴溝堡
陳家堡
萬全左衛
枳兒嶺
懷安城
深井堡
順聖川西城
順聖川東城
蔚州
廣昌城
吳王口
阜平縣
岳嶺口
倒馬關
周家堡
白石口
黄土嶺
東谷口
曲陽縣
唐縣
完縣
滿城縣
定州
新樂縣
真定府
獲鹿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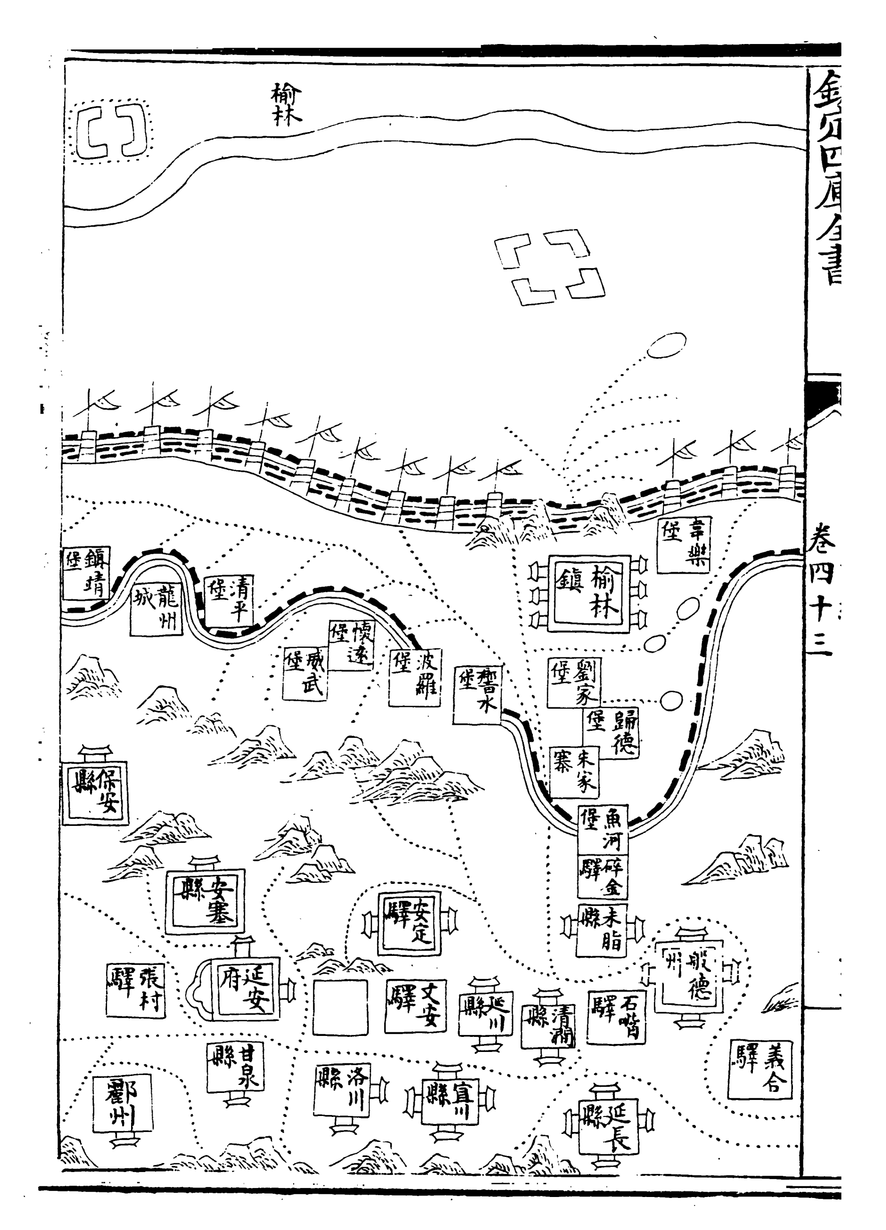

白羊口堡
鎮嶺谷堡
柳清堡
閘堤堡
水口堡
宣寧縣堡
黑山八堡
靖堡
沙河堡
紅寺兒堡
水盡頭堡
孤店兒堡
窰山堡
陽和城
天城城
白登堡
聚落堡
千里堡
迎思堡
大同鎮
石佛寺堡
高山堡
懷仁縣
馬邑縣
西安驛
甕城驛
渾源
廣陵城
山陰城
應州城
廣武站
吳城堡
石墻堡
駱駝堡
亂石堡
天井堡
靈丘縣
水峪口
胡峪口
馬蘭口
茹越口
小石口
大石口
北樓口
大安嶺堡
圍城堡
龍泉關
沙澗縣
平刑嶺口
代州
繁峙縣
五臺縣
北臺
西臺
中臺
東臺
南臺
白草溝口
雞子溝口
董山口
白羊平口
白羊口
盂縣
平定州
石口
平山縣
井陘縣
黃安口
井子谷口
黃沙嶺口
樂平縣
元氏縣
贊皇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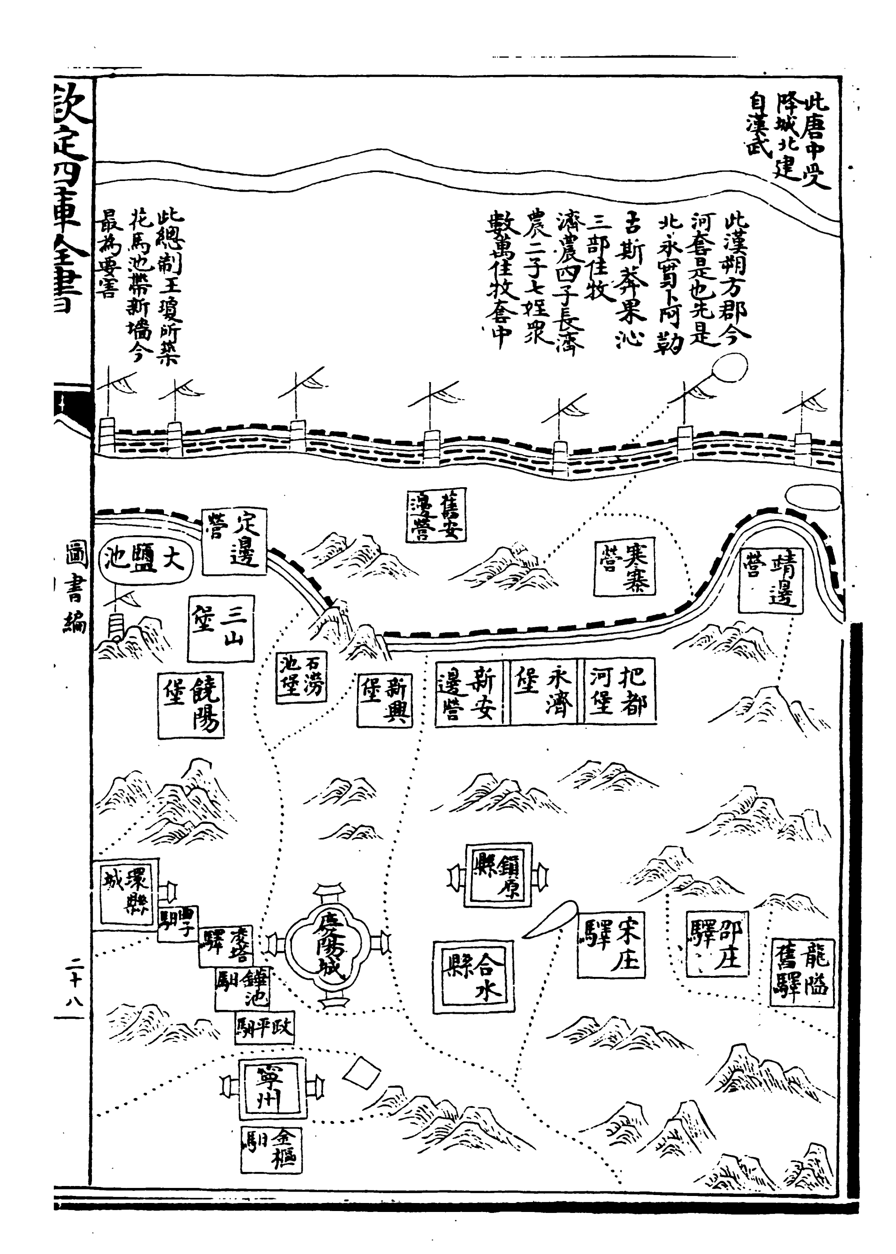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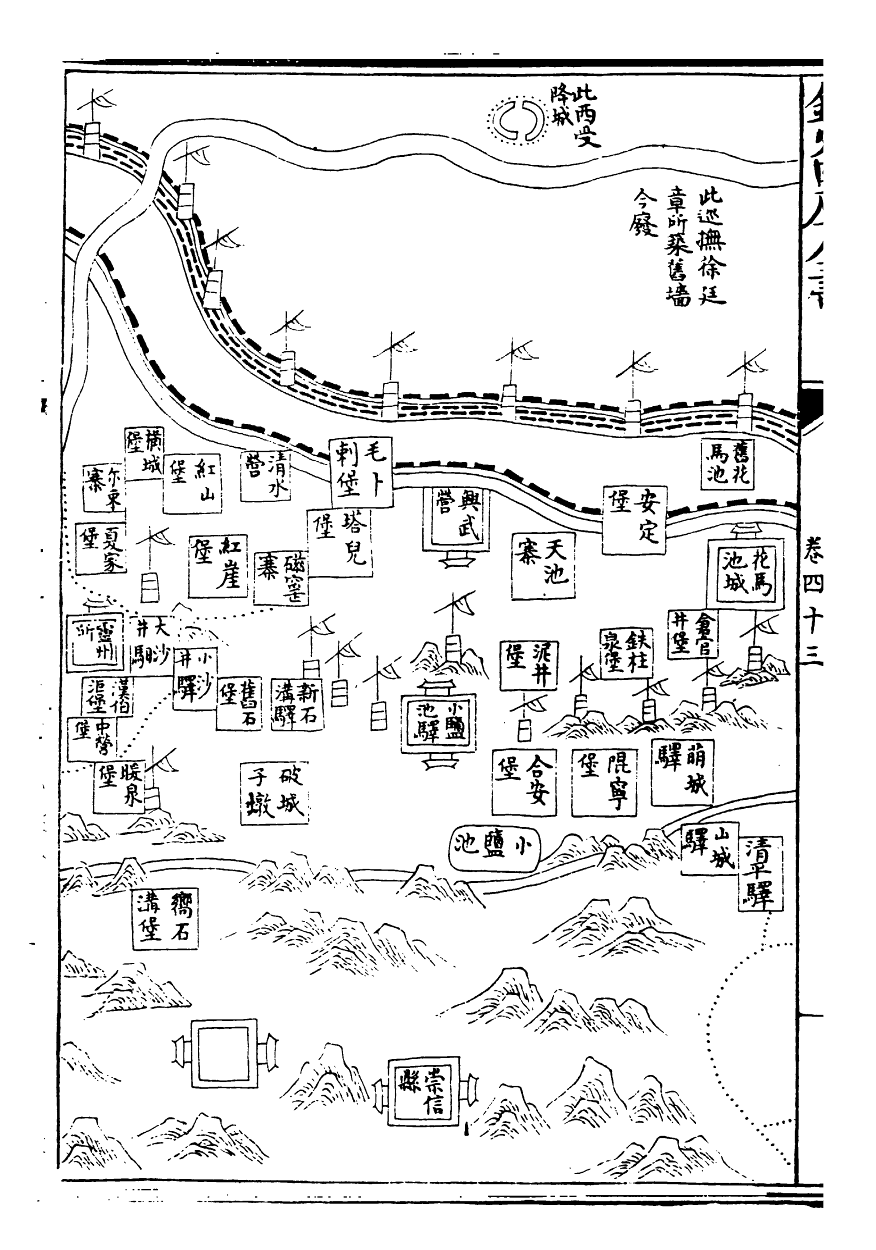
諳達住牧
兎毛河堡
大同右衛
大橋兒堡
楊欽山堡
紅門隘堡
水泉營堡
小營兒堡
安家山堡
王官堡
牛心山堡
老營堡
平虜城
威遠堡
長林堡
利民堡
井溝堡
井坪城
朔州
神池堡
土棚堡
黃花堡
陽方堡
舊站堡
寧武關
寧文堡
大河堡
馬安堡
小蓮花堡
八分山堡
楡灣鋪
永安堡
石匣口
大和嶺口
陽明堡
崞縣
陽武谷堡
忻口
忻
縣
太原府
楡次縣
壽陽縣
太谷縣


此東勝舊城正統以前循守之
諳達部落
北一帶有北罕克一部兵約五萬大營凡五
草垛山堡
黃龍池堡
滑石澗堡
寺堝堡
八柳樹堡
樺林子堡
棋子營堡
馬站堡
偏頭關
千户所
永興堡
五花營
唐家會
得馬營堡
義井堡
楊勉堡
保德州
河曲縣
鎮西衛
二馬營堡
寧化所
靜樂堡
嵐縣
興縣
臨縣
州
太原縣
清源縣
交城縣
文水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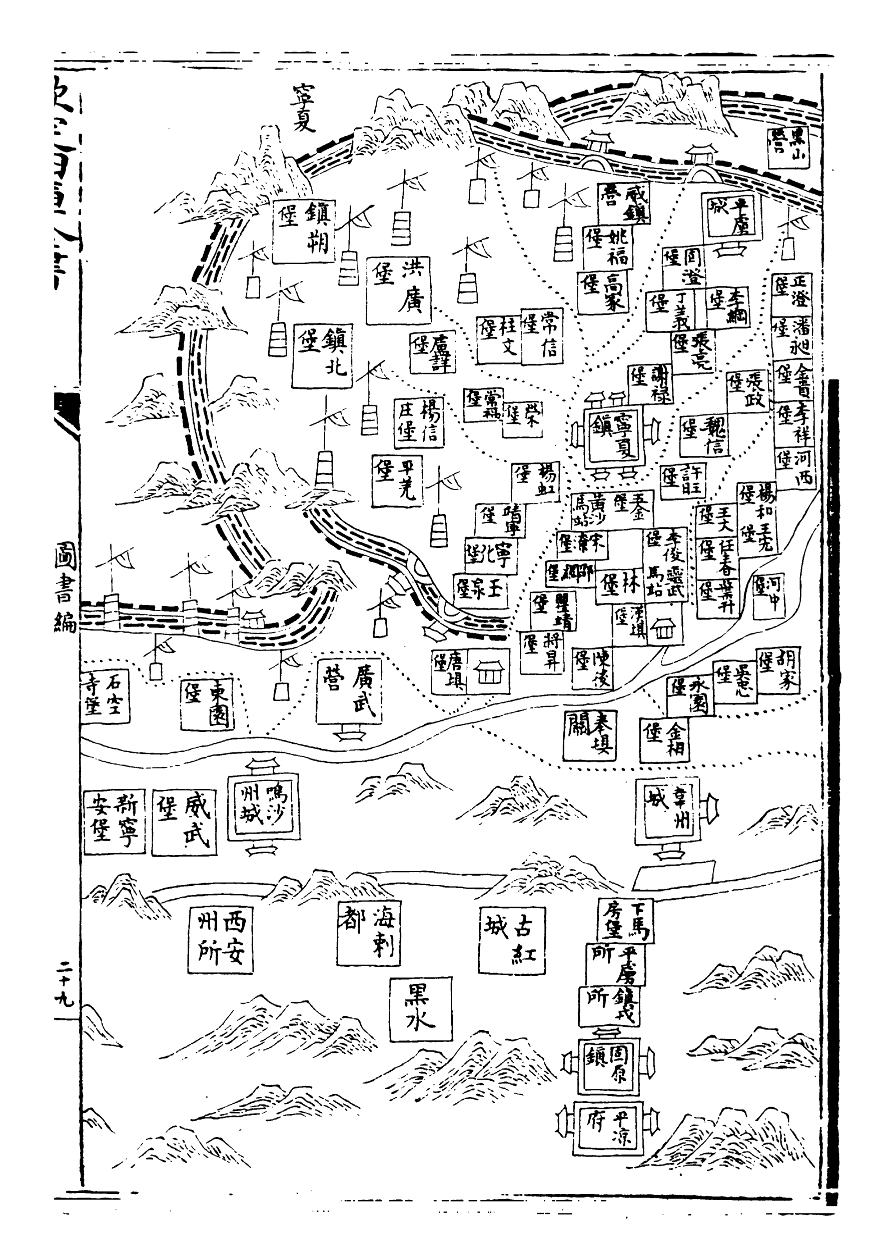

此東受降城
娘娘廟
黃川壁
清水營
木瓜園堡
鎮羌堡
永興堡
大姐油堡
栢林堡
高家堡
違安堡
神水堡
孤山堡
府谷縣
葭州
吳堡縣
臨縣驛
石州
青龍驛
河西驛


榆林
鎮靖堡
龍州城
清平堡
懷遠堡
威武堡
波羅堡
響水堡
常樂堡
榆林鎮
劉家堡
歸德堡
米家寨
魚河堡
碎金驛
米脂縣
保安縣
安塞縣
安定驛
綏德州
延安府
張村驛
文安驛
延川縣
清澗縣
石嘴驛
義合驛
甘泉縣
洛川縣
宜川縣
延長縣
鄜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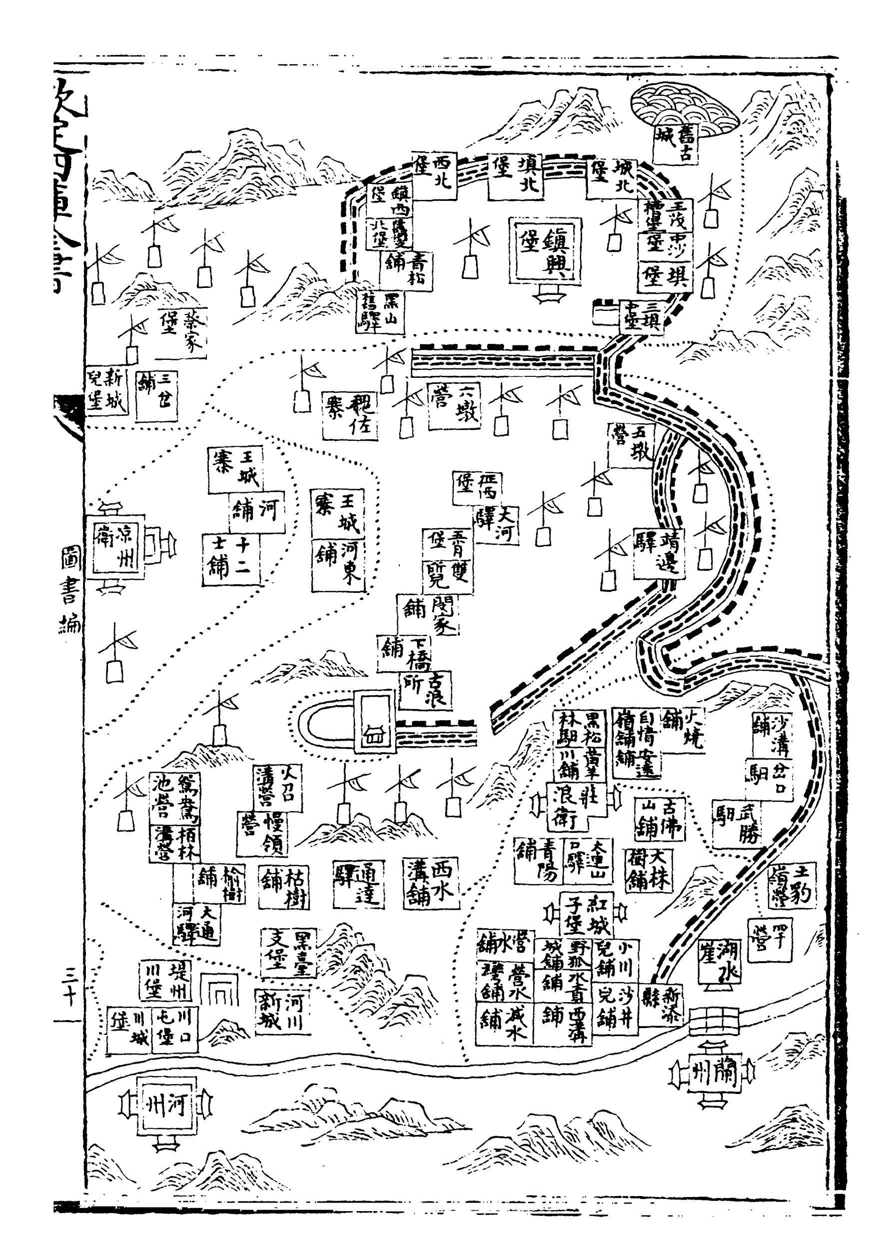

此唐中受降城北建自漢武
此漢朔方郡今河套是也先是北永謝卜阿勒吉斯莽果沁三部住牧濟農四子長濟農二子七姪衆數萬住牧套中
此總制王瓊所築花馬池帶新墻今最為要害
舊安邊營
定邊營
大鹽池
寒寨營
靖邊營
三山堡
石澇池堡
饒陽堡
新興堡
新安邊營
永濟堡
把都河堡
鎮原縣
環縣城
曲子驛
麥塔驛
慶陽城
鏵池驛
政平驛
合水縣
宋庄驛
邵庄驛
龍隘舊驛
寧州
金櫃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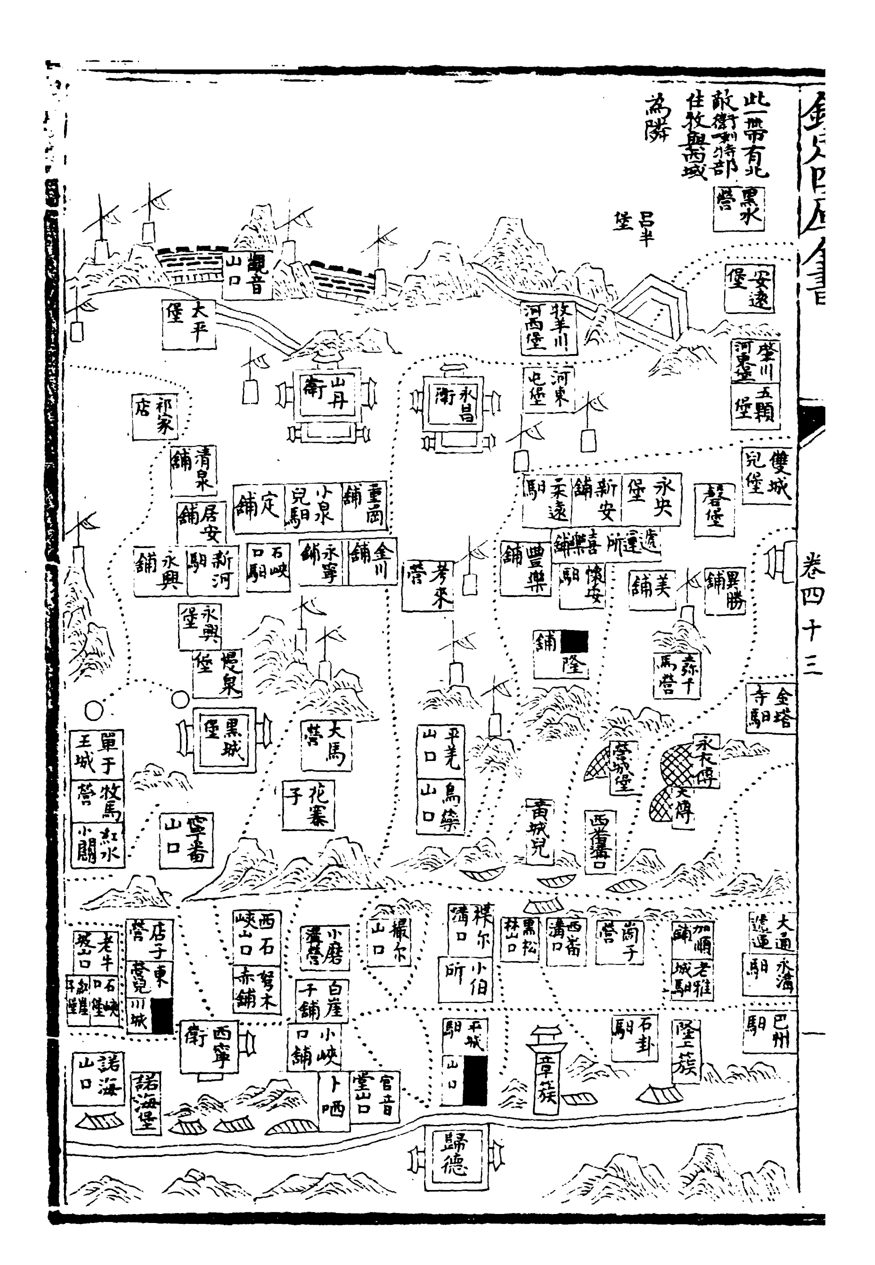
此西安降城
此巡撫徐廷章所築舊墻今廢
舊花馬池
安定堡
毛卜剌堡
清水營
紅山堡
橫城堡
紅山堡
興武營
塔兒堡
夏家堡
紅崖堡
磁窑寨
天池寨
花馬池城
靈州所
大沙井驛
小沙井驛
漢伯渠堡
中營堡
舊石堡
新石滿驛
小鹽池驛
泥井堡
鉄柱泉堡
倉官井堡
暖泉堡
破城子墩
合安堡
隈寧堡
萌城驛
小鹽池
山城驛
清平驛
鴛石灣堡
崇信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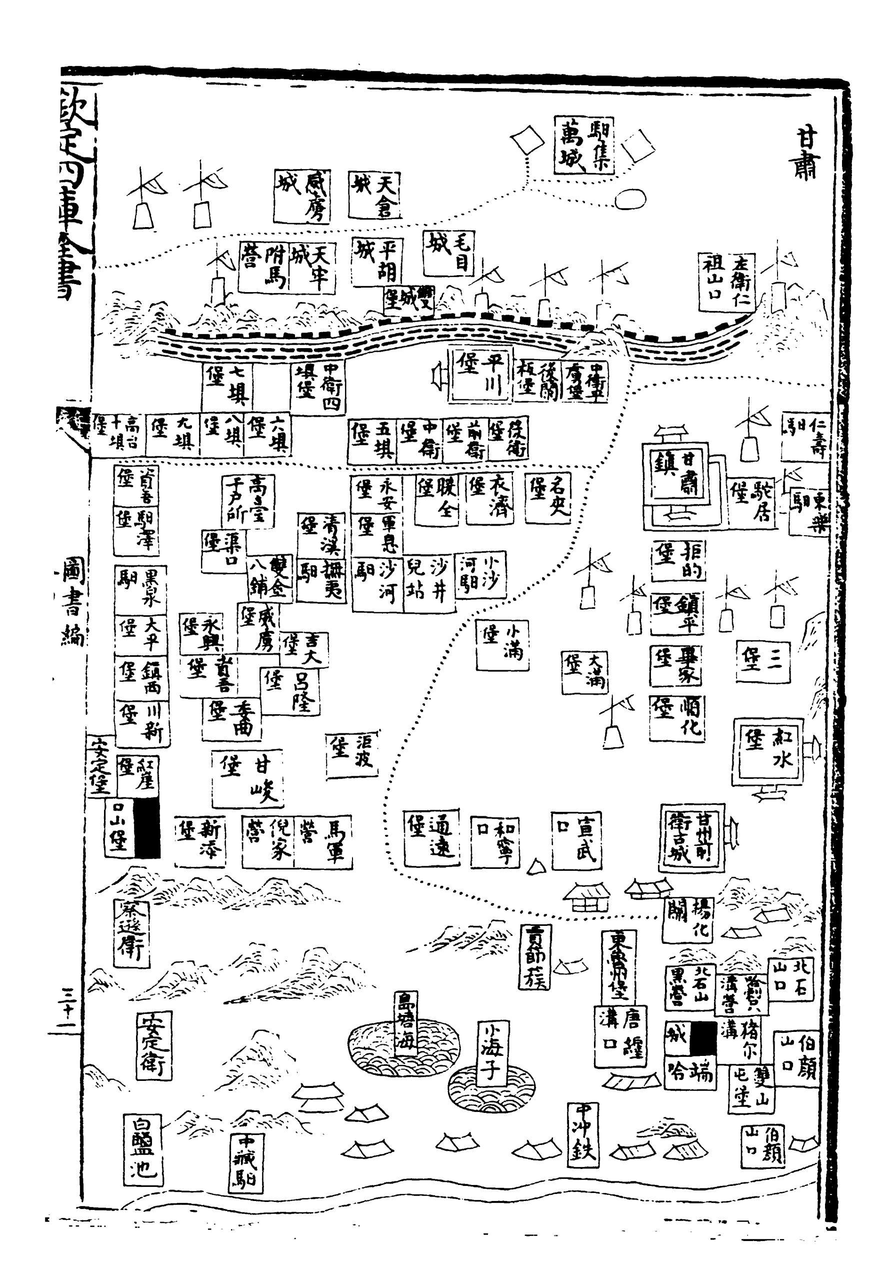

寧夏
黑山營
威鎮營
平虜城
鎮朔堡
姚福堡
高家堡
洪廣堡
周澄堡
李綱堡
丁義堡
潘昶堡
常信堡
鎮北堡
張亮堡
張政堡
金貴堡
李祥堡
寧夏鎮
魏信堡
河西堡
楊信庄堡
平羌堡
許旺堡
楊和堡
任春堡
葉升堡
河中堡
林堡
瞿靖堡
陳俊堡
唐壩堡
胡家堡
吳忠堡
金積堡
秦壩關
廣武營
東園堡
石空寺堡
鳴沙州城
威武堡
新寧安堡
韋州城
西安州所
海剌都
古紅城
黑水
下馬房堡
平虜所
鎮戎所
固原鎮
平涼府


此處時有零賊窺伺靖固
平橋堡
鎮虜堡
永遂堡
中衛城
鎮靖堡
寧安堡
宣和堡
永康堡
常樂堡
打剌赤堡
靖虜衛城
乾鹽池堡
平難堡
會寧縣
十字川堡
一條城堡
買子堡
渭原縣
靖寧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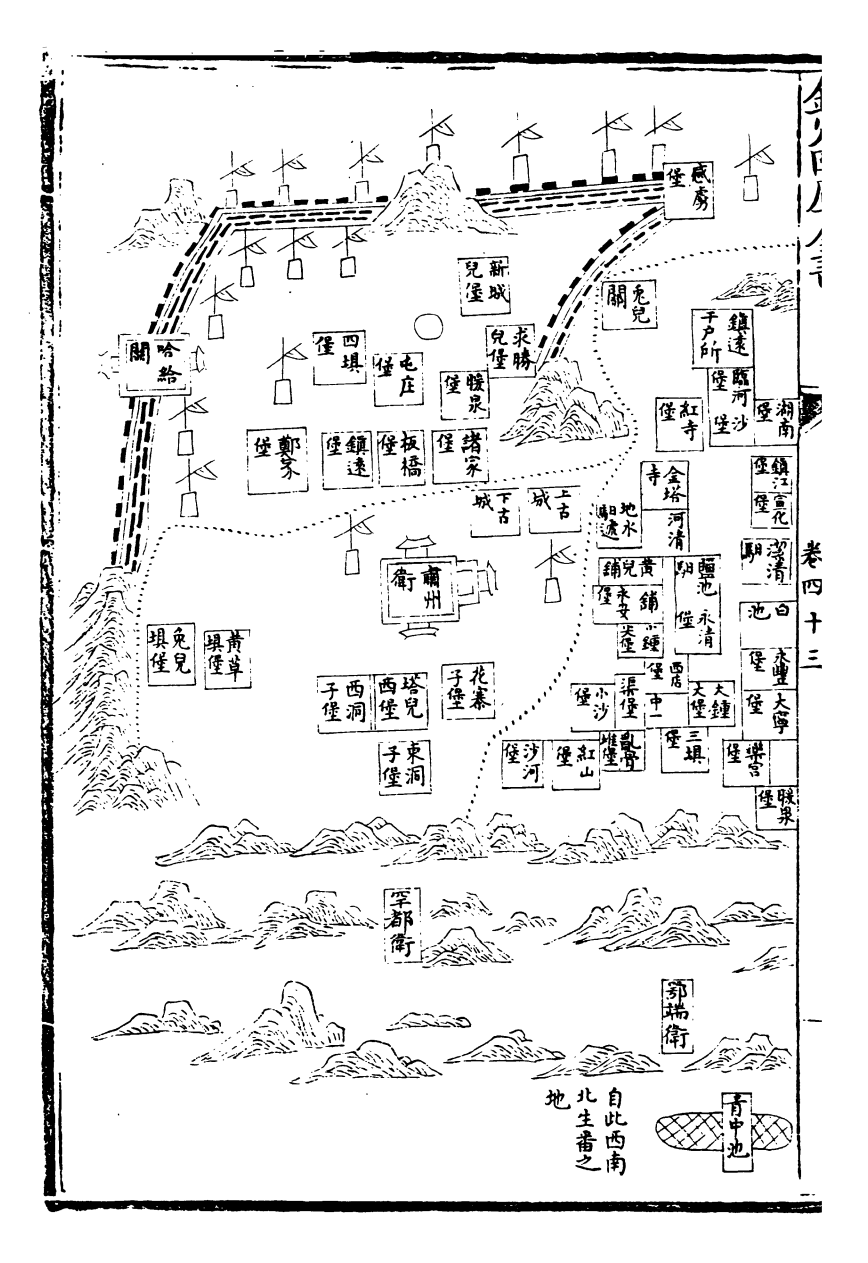


舊古城
西北堡
鎮北堡
城北堡
鎮西堡
青松鋪
黑山驛
蔡家堡
新城兒堡
三岔鋪
六墩營
五墩營
王城寨
涼州衛
王城寨
河東鋪
大河驛
閆家鋪
下橋鋪
古浪所
靖邊驛
火燒鋪
安遠鋪
沙溝鋪
岔口驛
莊浪衛
古佛山鋪
武勝驛
青陽鋪
大通山口驛
大株樹鋪
紅城子堡
西水溝鋪
通遠驛
枯樹鋪
大通河驛
河川新城
沙井兒鋪
小川兒鋪
湖水崖
新添縣
蘭州
河州


此一帶有北
敵衛喇特部
住牧與西域
為隣
黑水營
呂半堡
觀音山口
安遠堡
太平堡
牧羊川河西堡
河東屯堡
五顆堡
山丹衛
永昌衛
祁家店
雙城兒堡
清泉鋪
永安堡
新安鋪
柔遠驛
小泉兒驛
居安鋪
金川鋪
永寧鋪
石峽口驛
新河驛
永興鋪
豐樂鋪
遞運所
懷安驛
美鋪
永興堡
隆鋪
金塔寺驛
黑城堡
大馬營
平羌山口
單于王城
牧馬營
紅水小關
花寨子
烏牌山口
黃城兒
西石峽山口
赤木鋪
白崖子鋪
小峽口鋪
小伯所
西寧衛
諸海山口
諸海堡
官音堂山口
卜哂
平城驛山口
章族
石卦驛
隆族
大通遞運
永濟驛
巴州驛
歸德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三十一
甘肅
天倉城
威虜城
平胡城
毛目城
平川堡
七壩堡
六壩堡
八壩堡
九壩堡
五壩堡
中衛堡
甘肅鎮
東樂驛
仁壽驛
永安堡
黑泉驛
沙河驛
小沙河驛
沙井兒站
小滿堡
大滿堡
紅水堡
甘峻堡
新添堡
通遠堡
和寧口
宣武口
甘州前衛古城
揚化關
小海子
白鹽池
安定衛
中沖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威虜堡
新城兒堡
兎兒關
鎮遠千戶所
求勝兒堡
四垻堡
屯庄堡
暖泉堡
紅寺堡
鄭家堡
鎮遠堡
板橋堡
諸家堡
下古城
上古城
金塔寺
清河
肅州衛
兎兒垻堡
黃草垻堡
花寨子堡
西洞子堡
東洞子堡
沙河堡
紅山堡
三垻堡
小沙堡
大鍾堡
大寧堡
暖泉堡
罕都衛
自此西南北生番之地

邊防形勝

天下形勢得之者勝失之者敗然有形勢之體有形勢之用何謂體地里險隘輕重之分是也何謂用人事規畫緩急之序是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利者形勢之體人和者形勢之用也今夫輿地河北重關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為華夷之界陘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酈食其謀撓楚則曰塞城臯距飛狐趨涉劃制七國則曰走藍

田出武關亦所謂形勢也用也由是觀之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輕重之分緩急之序可按而舉矣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於邊塞而都邑所馭則尤急智者為謀不過此而已矣嗟夫江都之禍已兆而高麗之師尚陳漁陽之釁既萌而南詔之兵亟喪古來東南之夷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乃若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夏元昊類皆盛控弦以為武恣荼毒以為虐中

國之人奉將養兵閉關飭塞竭財力疲奔走以事之强者僅勝弱者削壞譬之懸千鈞以朽索而坐卧其下支撑稍弛則碎首立見禍至烈也周人之為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為謀也始秦中實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于主下殿魚羊食之唐人之為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府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人之為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輸歲幣割三鎮而

南渡而亡然則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之形勢也磧北都護唐人之形勢也燕雲靈武宋人之形勢也本之地利以為險阨資其險阨以為戰守是固所謂體矣而或曰太原朔方或曰秦中塞下或曰磧北都護或曰燕雲靈武則又以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其緩急以為應酬所謂形勢之用也始而謀之强者僅勝嗣而忽之弱者削壞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葢與古不同稍北於周漢而大勝于

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敵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禀士馬之强不及周漢然據險防敵居外馭内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陜西又次之去京有逺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内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

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陜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烏梁海之誠欵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和坦諾延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和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

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彼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彼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

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寇既中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算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懍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京後以守而為戰

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
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
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國朝防邊節略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大定魏鄂逐于前宋凉蹴于
後當是時元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圍掩我將校皇子
元侯作鎮開封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
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帝垂訓後皇時備西北猷慮遠

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王師不還文皇赫怒仗鉞出征雖常蹂北庭降名王俘其輜蓄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勒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匏縶于掖庭本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靮弗虔卒致六師失次將相

輿尸駱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鼎遄歸堯封如故彼亦散亂叛殺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价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彼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豪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巢穴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興和

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壓書勑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彼將耗鈍我將富强此計之得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寇患已而議者

又謂寇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闞我兵力布哈額森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脩已未庚申妖纒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楱之師坐収徼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己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陜西鴈門以北歲有邊患隱敗冒功上下欺敝脩攘無策盜賊四起宗藩再變世宗躬神聖之資秉鼎革之會政治威嚴化洽內外維兹小

讐曾何足慮或謂近日北敵解讐結好吏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為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征調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覆國于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

鎮聯絡吏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才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

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取河南為朔方郡

按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呼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盖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彛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隳其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民于銀綏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死其子德明欵塞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還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

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黄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為内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忽往忽來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患貴乎先防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于其所

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或謂置為城守則餽餉為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盡忠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其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宜遣通識大臣躬蒞其地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為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為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可也

魏中書監高閭表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

部放牧無抄掠之害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為第一層之内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黄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内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巒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

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闕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有大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城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不過千萬人一月可就臣謂今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抵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

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
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
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成此
千百年莫大之功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
河扼其入温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
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迤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

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絶彼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彼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

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説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腴且宜牧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内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

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宋仁宗時范仲淹言攻守二議終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

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彼戎大舉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不敢越險又未能决勝必不得已而散兵擄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鋭以待之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乗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臣以為三軍覘賊之隙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

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塞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斃勢將潰歸則我懷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糾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此春秋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諾延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肎之傲雖小而急意者諾延不可不設圖以處濟農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城塞說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

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平曰應始神京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絶汲汲圖營以實後皆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為絶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為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達道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

化弘治之間北人數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彼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土而開平限入北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

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鋭于半道叩垣則左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寛其諸役恐三衛之有兢則陷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石劚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襃遍其下列保寨以為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天下之力以之而不煩費阻與遷都較重而不以勞煩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救時

有要也然有言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敵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息寇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部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廪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敵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

舍內郡而顧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貂金至重也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籌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寇至境而烽火不閒朔州關府也先入塞而聲聞永隅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先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

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為應援突擊也彼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是故詰邊隅之令以嚴秉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

可戳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敵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為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過小犯為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為致沉疴乎謬也甚矣

秉塞說

夫城塞非難也秉之難也秉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

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欲離畎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陴隩之間不服怨不力疲稱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秉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息偲偲業業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更戢犬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

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晁錯為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為漢謀也難而今謀不難審其易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而一天下天下既一黥首引領

思治覩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士無虔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為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絶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為師也不得已命下而哭鑿凶門而出軫未旋國君為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北部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

害骨肉荼毒其害切身三駕之後休養者垂二百年
須之已久自天子以至度支凛凛以財用之困工役
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治水其
役豈下于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
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
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關故河南
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于晉陽矣鼂錯之策曰募
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

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國地甚遼邈水土又不服習也閒邊土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扞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廪未實從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養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盛警急有備塞下般富號為樂土人多而苦于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

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擕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況即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為漢謀難為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乗不乗是棄塞也塞乗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乗也更踐則習諳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乗者至則役者當

往役者返則乗者就道朞月計數旬千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虧乏形貌之悴瘠闗心之懈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乗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乗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𤰈者矣古之乗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棲畞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嘻餉恃之以罔戒即廢之不秉則畜牧驅逆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逼之耻禾稼蹂践之費無所

于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晝曰塞
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
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如引繩結之而不斷列堡如布
棊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
保為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椿列櫪人有所棲馬
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
受之廛統之以一校則校為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
為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為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

戈于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乗塞而欲攜室者聽增養以半口比歸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以溫絮且移額廪既畱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絶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朞月不數旬千里有不願攜室

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畱者乎既增室養復
給冬絮移廪以為資有田以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
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勝兵之急也非無勝兵
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
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撙節焉已爾
乏勝兵清補焉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乏執
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强之怨生廢之蹙守
為治者所深憂也不强之以生怨不廢之以蹙守拔

邊兵于中土拔乘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釁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易知其不難則塞可城城可久也凡此行之于天下之甫定則願息者咨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于邊患之不數則遠敵者疑今其時也而勤不為可謂智乎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于近年其秉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于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墻長塹城始也始臺樓相去大踈壕塹亦填塞垣周于壕壕附于垣盖近年始為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蘆席山麓秉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山登垣而屋居馬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為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

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不膠一隅而必共軸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秉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急喙莫能辨緩頰莫能曉是何也怨於敵之入懼於役之久感於當事者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眩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即以秉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盡墾禾盡入轉

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堠易明也外阻于高墉内限於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虞歸鐵輔不震揺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瘡痍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成敵人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拒下以

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不相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原曠野之閒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京師居庸倒馬紫荆之閒足恃則宜大固在所畧夫為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荆京師之內户宜大京師之外門又宜大之士結髮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内户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

遏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疲夫竒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虚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其計且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之境内則搜掠四獲騰槽趨乗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羅絶塞不若散守内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實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陴乎且一

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解于民且使敵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勢必即破而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啟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具器械諳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迗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

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箕已為左矣此五辯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敵人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聨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横帳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者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寇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内虛邪其箕又為左矣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

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之命曰暗伏敵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眞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兵既有分隸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勍敵退有死刑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為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

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可無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既久玩愒乃生將校無効閱之勤行伍鮮鬬擊之志忘戰一也始焉應役尚皆軍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彼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礬協力拒擊無礬自可番休何忘

戰之有五人為伍伍必相親五千人為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内外皆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自反其督責之政而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于山谷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為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城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焉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秉亦難也隣虎狼于枕席蹈

鋒刃于體膚晝無藩蘺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為
建議者危之而守長塹次結蘆廬又次登陴逢秋乘
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于工
役之初興智也棄城塞于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
危乘塞于罷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被野
則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
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
護而况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戎馬一入得飼秣之

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三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叐于下擊也夫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鋒鏑譬之鼠鬭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升僨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

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
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隷
𤰞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别也夫
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
得宜耳目不惑也今秉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
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
𤰞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敵情不能
豫知敵情勢必晝夜荷戈疑目直視又何以番休其

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隸主將所對薄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諸將臣視以為安習以為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畫者又不慼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久任之垣欲兵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隸之薄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易而

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稟塞數人之言而罷秉則所謂敵之入懼于役之久慼避難而文罪者也

九邊總督駐劄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邊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一益

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御史尚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禀受節度東路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陜西延綏寧夏甘肅一員葢黄河自金城出中國經戎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綏寧夏遊兵駐河西濱戎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凉洮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





北部欵塞制御由我議

天子聖明方内輯和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賫方物稱外臣者以千百數乃北部數號驕悍者今亦回面舉踵稱臣欵塞而請命焉蓋古英君猛將所以駘藉生靈殫身百戰而不能得者執事謂聖德遠被非前代和議之比愚亦以為然也抑聞道路其言有兩端尚撫綏者則曰夫越裳南獻楛矢東來盛王之遠略也今外叛者已誅而内降者不聽猝有騷動

其曲在我許之便核情偽者則曰夫頡利劫盟女直背約前事之殷鑒也遠人之情叛服不常矧物力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敵是重困也勿許便夫此二說者愚以為無全是亦無全非何也今之套寇蓋在冒頓呼韓之間非甚彊也非甚弱也彊不如冒頓即一旦渝盟棄好未足為中國大憂故持議勿許者逆詐之偏指非通論也弱不如呼韓即一旦稽顙屈膝未可謂中國無事故持議許之者應變之權宜非完策

也今方鎮之臣與彼接境通譯而言能審知其嚮義果誠設約果信乎能屈首受戎索無衆入爭市乎縣道續食及禮賓一接之外無他求乎民無姦闌出物乎如是則天子何惜階前尋丈之地使者盈尺之紙隔閡夷情狹小皇化遽亦曰許之可也夫許之可也許之而遂弛吾中國之防不可也何者今彼雖内順而諸邊戍卒非減也司農藏錢要以日月銖兩責辦歲額不能省也近塞磽瘠之地又非能倉猝開種也

而兵以益驕吏以益狎則天下之患豈不在此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皆憂危之論老成之見也蓋昔者渾邪内附漢武議誅通市賈人而汲黯發憤進諫請收鹵北人以賜從軍死事者家竟寧中單于上書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而郎中侯應陳其十害蓋黯之激詞主於全護根本而應則為國家憂將然逆未形自古言和戎利害莫切於此今日之勢雖萬無收降之理亦宜

稍倣二臣之意撫安人民以內固其根本而嚴敕將
臣以外修守戰之具督屯募農鍜甲厲刃嚴斥遠堠
增墉浚濠使元氣不泄於鍼芒河堤不潰於蟻穴倘
可少紓執事之憂乎大抵戰守和三策也而守常居
戰與和之中能守則可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
戰可以無戰是三策歸之一策也許與勿許二說也
而許之以迹不許之以心脩守戰於閒暇寓防禦於
覊縻是二說歸之一說可也此愚前之所謂審盛衰

彊弱之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勿追而蘇氏非之曰聖王於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不可得而來也今能使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則吾之力常有餘而許與不許不足論矣國家邊防之制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海而又於甘肅之西封哈密以制西域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西闢大寧以遏山戎國初之規畫

備矣自烏梁海以義從而割大寧則畿輔之屏蔽始撤東勝以廣漠失備而北門之鎖鑰始踈哈密以土番侵據西域之藩籬始剖暨乎大同之大邊既失而內邊之內棄為王庭則門庭之寇深矣西番之求援甚切而邊方之臣置而不應則肘腋之患生矣此其失也失地險也

北部款塞宜益脩邊防議

嘉靖中諳達率其黠弟悍子以數十萬騎牧於雲中

上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躪遼西嚙晉又西而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三十年矣天子為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旰食乃隆慶中諳達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行翁侯於鼎俎之上谷蠡屠耆而下解辮請命者數百人國家因其人而侯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為給祿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屢屢稱兄弟焉而我明若天之覆彼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供呼韓邪歲

費四十四億而我市馬不過一二邑之租而已不為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即魏絳揚雄所稱何啻焉或以為彼詐而款我非也彼不款我何以制之而彼故為詐且俺荅誠老厭兵其孽雅誠感我之厚待而思效順夫焉得為詐也又謂彼解媾輕竒閧於互市之下而疾馳扣居庸凾昌平緩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彼將大舉必先厚集諸部祠蹛林縣餔聣騎形見勢動而我故得

先為備也大約中國因款而息肩而得專精預防則可因款而息肩而遂玩敵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比歲鎮歲益省調各邊觧按伏贏金錢當以萬計不可裒而積之近鎮乎秋稍登商賈時集贖鍰爵貨不可損而平糴以實邊乎鹽筴屯政不可時舉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益練乎山海而西以至鴈門不可削夷而為險乎猶未也而諳達計已耄且死耳其貳者必黄台吉而是孽孫敌不變也其勢必内猜

而不相容降人之在窴顔者因中行翕侯之縛而中恨且自疑也當其時有能兩匈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爲維州其降人乎是一大奇也然而不敢盡言也當穆皇即位諳達以軼孫之故遂堅守臣塞之盟主上踐阼四年于兹歲貢名馬守市惟謹則豈惟列聖之所不能得之者見之將漢唐宋以來亦名惟欵塞來朝而未有若是之恭順者豈非我有以治之乎執事詢其道之所在併别求制禦長筞復何言夫鷹隼恒

性饑則依人飽則颺去而圉人獵者獨能籠絡之不去以其維縶在我也豹善逸兕尤不可狎而擾人可令之入擱以能操能縱之耳性强則吾摩之以使其馴習性輭則吾厲之以入於勒閑於其無稍假之以令其得所於其有少抑之以塞其妄求時柔時剛不激不沮彼獨非人耶是故在上郡者逼鄰河套近有達爾罕之稍黠然河套我受降城内地也彼竊伏其中其理原屈苟倖得賜生全吾治之當無能逸朔方

背名山而面洪流中多畛塍敵騎時難獨騁綽果特爲蘭相為接壤限以岑嵂阻以淎澎而又彈以雄兵皆之大道吾治之當無能逸酒泉張掖孤懸河外然仁祖北峙祁連南揖中繞澮洫重鎮內壓瀚海城頭羣飲螘集不惟我防彼彼旦暮亦須畏我吾治之當無能逸湟中碣石諸番甲馬弓矢刀鋋與彼無貳然吾有茶焉以縻其心諸羌一日無茶不渴即死古阿二寇時令繫頸引獮猴吾治之當無能逸疊州而南岷

宕武都內武都氐為難馴吾御之者銜轡原自未備既斷茶市又嵗刀貝通融增議稍厭其心吾治之當無能逸何者其機由我也吾識其機而推移旋轉如弄丸千仞之上彼匪茹之心自消吾執其機而牢絡羈縶如掣電于九天之中彼狂宄之謀自劾茍得其機豈惟秦以西雖兩粤八閩三吳執此以往可也

附牧市荅問

牧人方牧于野所見驪黃牝壮嚙草飲水各適其性

之自然牧人無所事事於是偃息乎毛頡之林游覽乎子墨之囿有市賈者將趨市過而問焉盖聞受人之牛羊者求牧與芻牧馬亦猶是也今子誦言不輟馬之肥瘠子知之乎牧人曰吾惡乎知之市賈曰夫越人視秦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以其不相關也吾子所職者牧所司者馬而肥瘠不以知得無廢厥事而虛人之直乎吾懼子之速官謗矣牧人曰不然吾方慮吾馬之無所用之而不憂其瘠也子獨

不聞乎國家威德遠邁唐虞北部貢市歲以為常今
牧之邊圉者紛若雲錦即有肥瘠譬則江湖之濵渤
海之島曾不知其乘鴈隻凫之多寡豈能一一而計
度之哉市賈曰北部貢市以來十五六年于茲矣中
國所費財物不下數十百萬竊聞所市之馬率欵叚
不堪乘載子盛稱貢市然則貢市可益於我哉牧人
曰子誠市賈也計市利耳烏睹國家之大計吾試為
子言之國家建都北平自正統己巳以來世有邊患

然亦隨發隨撲隨撲隨滅所以制禦之者有定畫矣世廟時有俺荅者最為猍獷而又有叛賊趙全輩為之羽翼橫行塞外時肆侵掠甚者逼犯我京邑殘毀我石州禍至烈矣當是時也不愛萬金封侯之賞購得賊首而甘心焉然卒無應者豈非以諸部虐焰之熾而逆賊憑藉之固耶亦莫如之何矣隆慶庚午天厭禍亂諳達㜎酏以逞而孽孫歸義於我大臣在疆埸者秉機制便因厚遇之遂與為市得諸逆賊即戮

於東市以正典刑然後以封爵覊縻諸部貢市至今不絕雖數歲以來不無市本撫賞之費較之客兵擺邊纔什一耳況邊鄙不聳犒人成功又以暇日增脩戰守之具使國家頓釋西顧之憂此古之謀臣策士所為日夜深慮而不可幾焉者也又奚計財之小費與馬之不足為用耶賈曰誠如是也能保百年無事而兵草可盡弛乎牧人曰烏乎可烏乎可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不能必其久而不相背日中為

市有司治之細人較銖兩之利而爭鬬起焉況交易
爭利之場變或起於倉卒而盟遂敗於斯須是未可
知也豈足恃哉以今觀於市事釁隙有三而所可慮
者亦有三焉各鎮市易雖有常數而戎心無厭求增
撫賞漸不可長稍裁抑之輒出不遜語其為釁隙一
也所得幣貨皆歸之部長衆夷垂涎側目為日已久
萬一竊發部長恐不能制或陽制而陰縱之亦狡寇
之常態其為釁隙二也往者防秋警報沿邊士卒所

得行糧賞不可勝計而今皆無之月支糧料又有椿朋加減將領掊克餘者幾何饑寒所逼欲其無為奸邪難矣其為釁隙三也在昔外國能為中國患而中國未嘗不為外國擾彼來殺掠人民我亦常得首功彼來刼奪財物我亦擣巢趕馬利害大略相當自貢市以來邊境雖寧彼有歲歲之入曾無毛髮之損安知其不包藏禍心養力以俟時乎是曰養寇一可慮也逆賊趙全輩叛入北庭為彼鄉導後遂不可制此

往事之殷鑒也今也欲示招攜之意故弛内外之防彼帳中名為筆且齊者多中國識字之流走邉通事夷人即拜甡之類皆得入戎鎮城窺我帑藏城中奸狡之徒利其財者寧無與彼交結而為之腹心者乎是曰啟寇二可慮也彼雖欵貢猶射獵為生其剛心猛氣未耗也沿邉將卒苟偷燕雀處堂之安不顧一旦棟焚之患聞戰陣殺伐之事則皆掩耳縮首而不願聽其茂才異等往往從文學取青紫矣與之從事

於砲鼓矢石之間將安用之是曰玩敵三可慮也積
三釁隙而有三可慮者存將憂在眉睫矣奚俟百年
市賈曰人情狃於久安而明者易慮事機伏於未露
而智者先圖貢市之不保其終端已見矣曷若早與
之絶以市本之資搆良馬以撫賞之費厚士卒利猶
在中國也而顧以之資敵不亦左乎牧人曰羽翮未
備者不可以高飛舟車未具者不可以遠適在我無
必勝之策而横挑强敵是養鬭雞者虚憍而恃氣耳

盍姑待之而陰圖之吾聞當諳達乞封通貢雖感吾不殺其孫之恩實由棟折於九楹之居衆喪於石州之役彼固知天意之不與故耳况今黄台吉死亡相繼東西兩哨彼此相仇黄毛叛去追及吐蕃之地互有殺傷呻吟方未起而齊哩克新立人心未附决不敢遽爾寒盟第恐數年之後馬力肥充不忘决囓而吾桑土綢繆正當汲汲然在今日耳請言其略夫中國制禦之策惟戰與守今邊防八事如修關隘練兵

馬無非為戰守計而吾則以為關隘誠修未可與守兵馬誠練未可與戰非臆說也吾嘗適市見其軀幹材藝不甚相遠然而勇怯之不敵者何以故今有二人搏一人飲酒食肉結束襟帶盛氣而來其一人方捫腹藍縷存立不定將望之而怯走耳豈敢與之左撐右支決勝負哉今之邊卒與此無異此其不敵宜矣兵志曰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則夫厚其衣廪寛其力作未戰養其氣此

第一義也至於臨陣合刃猶有說焉子不見刺虎者乎善刺虎者以巧不以力左持楯右持刃直前犯虎虎一怒則避之再怒則逃之三怒而來入其腹砍其足而虎仆矣又不見驅虎者乎童子牧羊見虎方捕羊不知虎之能食人也持杖往逐之虎且棄羊遠遁童子奪羊而歸矣今欲與彼戰當其怒心勿遽犯之吾姑柔之使怯當其貪心勿遽挫之吾姑飽之使逃明哨探謹烽火避其實而搗其虛委之財而擊其惰

為約曰彼驅羊馬歸而能遏其歸路者即以其所驅予之此李牧守鴈門之故智在善用之何如耳若恃目前為長久安寧之術將驕卒惰歲額漸增鄙人簡陋誠不知其所終矣市賈讚曰始吾以子不知馬之肥瘠而今而後知子之明於料敵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矣言既訖市賈趨市牧人策馬而去

邊防總論

今天下仰賴天子聖神戎羌即叙莫不交臂受事屈

膝稱臣疆埸障徼之間冄服列塗謳歌成韻羽檄不馳於近塞邊馬不飲於長城既十有餘年矣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然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聰聽無聲明睹無形未雨而桑未病而艾慮在遠者也躭處堂之安忘徙薪之戒取效眉睫不問肩背慮在近者也不為鳴鏑控弦而張不為熄烽寢燧而弛無恃不來吾有以待其來慮在我者也有

事皇然若失無事晏然若忘有事又復如是處在敵者也此相去遠矣不啻霄淵夫歘市以來封疆之臣譚利文學之臣譚害譚利者曰曩也弓矢今也畚鍤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欵市能乎利一偃兵休卒少壯老羸各有攸處費用不擾利二邊以内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麃耕者如雲舉砂磧而桑穀若内地焉利三而譚害者曰氣久而不運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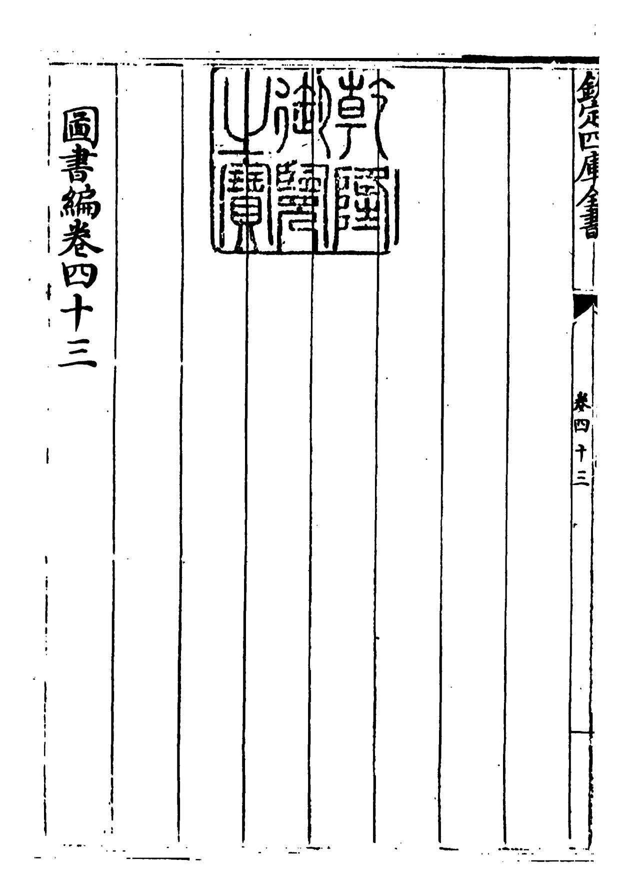
能幾害一彼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為戎首舉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内帑則剥軍膏害二藉口和欵縱横出入不為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愚則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軍不習戰是練之而已孰與數戰之害嗜欲無厭是節之而已孰與徵調費之害出入不為限是禁之而已孰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執事者慮之

是矣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困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敵敵藉其鄉導以為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百相負也百相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此豈可不為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為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

北稽顙入侍竟西漢無北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
列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
弱于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
言涼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
致反叛去蠻夷冦亂皆為此請置蠻羌騎都尉護羌
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
衆得為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
非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羌懷鳥獸性難養易

敗宜蕩軼簡易寬其小過夫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為我用亦使不得没於南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請得臆筴之三衛我當劉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况狡悍雖深而藩蘺尚在我邊塞有隙或猶以敵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寔逼處此以自徹其藩籬也至其鼠竄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土蠻負其衆遮求貢市每弄兵要挾而王杲餘孽懐憤圖報此

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攜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蹛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兎超忽既西利水草又貪羌衆而吾復優撫之是彼一舉而得利三也當酌議撫處亟脩邊備揚兵聲討張疑設間復曉示畨種使招致西行涼畨之衆盡歸其毳幙毋使相結是所謂服叛之謀懷攜之策惟我之所欲為矣



圖書編卷四十三